

任主根鈍

鈍根
[Seal]

社之會花

卷一第

期七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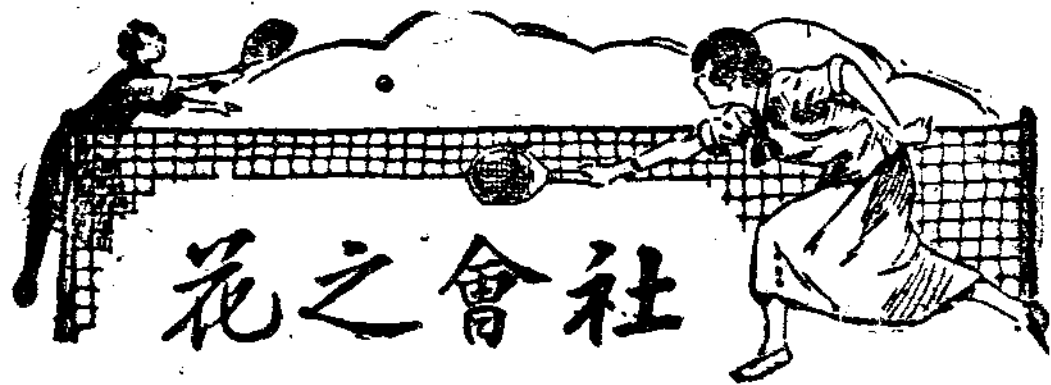
7.16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花之會社

第一卷第七期目錄

上海最新影戲『大義滅親』之一幕

梅蘭芳之黛玉葬花

無錫松園攝影

奉天鐘樓攝影

春夜

妙語解頤錄

王三少奶奶的鏡

怡廬醉墨

持平軒漫錄

金錢之光

賊與丈夫

羅晴淵

黃樹春

徐哲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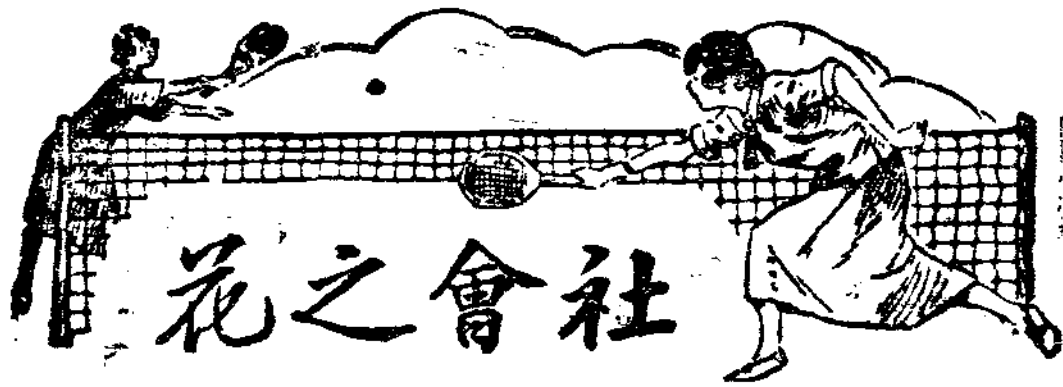
卿須

夾谷山農

禹鐘

PK

60 36 38



花之會社

第一卷第七期目錄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鍾根
紐約娼妓的生活	倚虹韻琴 合譯
詩	童愛樓
東新橋畔	朱松廬
學校偵探案大觀	溪民
窗中怪影錄	張碧梧譯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北京伶界之義舉	卿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趣詩	醉愁



社會之有第一則編輯。同人張君來請我寫一篇「編輯室燈下」他謂大凡編輯的規矩。開宗明義。總得有這麼一個玩意兒。我笑答道。這一個玩意兒。不知是誰作備的。想他當時。不過是偶然興到。隨便寫上幾句。不料後來竟成了老例呢。但是這燈下二字。未免近於「打死了和尚須得剃光了頭償命」的辦法。太呆做了。譬如我現在要寫幾句那一類的東西。無奈天色還沒有黑。燈也沒有亮。若也作為「編輯室燈下」。豈不是說謊了麼。所以我寧可老老實實。改做「編輯者言」。似乎圓通多了。不過像人家的「編輯室燈下」。精替本冊中的作品吹牛。每篇加入幾句贊美語。簡直是最呆板的廣告。太沒有意思了。現在我的編輯者言。是變體的。與到筆隨甚麼都可以講講。

如今且講社會之花銷行的概況。去冬開辦時候。藝文社主任問我。預料能銷多少。我說若在前年。可銷兩三萬。這時候祇能銷一萬多些罷。果然第一期出版後。發行主任告訴我。銷到一萬兩千多本。在今日的市面上。已經算是很好的了。這因為內容豐富。全是名家作品。再者人性厭故喜新。讀者諸君。也未能免俗。所以出對第四五期。銷路就減少了。第六期有我那篇賺人的遊戲小說。「我與文豔親王之情史」。引起人家的好奇心。都要買一本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此又增加了二千多份的銷數。但是這樣的說道復會。可一而不可再。我常對書業中人說。民國以來。社會上歡迎小說的熱度。有一種波浪式的起落。很為顯明。如民國三四年。是起得很高的時候。到後來一落千丈。直到民國十年。我才覺得一



一般人讀小說的興致回復過來了。試把禮拜六重行出版。果然銷路大好。比三四年的高度更高。於是各種小說雜誌。一時並起。直到十一年冬。我覺得熱度。又退了。所以把禮拜六捱到二百期。又宣告暫停了。去年下半年。小說雜誌的市況。實在是疲軟不堪。有幾家正在那裏計議停刊。而藝青社諸君。竟敢在這個時候創辦「社會之花」。可謂胆大包天。只可惜讀者諸君不悉書業內情。沒有覺得「社會之花」創辦人逆流奮鬥的勇敢罷了。

講到社會之花這幾期的貨色。實在不錯。不是我替自家人誇口。像

羅晴淵

沈禹鐘徐哲身

那幾位先生的作品。就讓現在一般最出風頭的超等名家

評論起來。還能說不佩服他麼。我怕只怕讀者有認定牌號的癖性。像買火油的一定要美孚。買洋燭的一定要白禮氏。崇拜獨鶴的非獨鶴文字不看。愛慕瘦鵝的非瘦鵝小說不讀。那就無法相強了。其實無論那一種小說定期刊。如果定要每期有獨鶴瘦鵝天笑倚虹漱石林屋寄塵卓呆馬二先生海上說夢人不肖生等數十名家著作。無一不備。事實上那裏辦得到呢。平心論之。每期只要有一篇有價值的作品。那怕他只有數十個字的短篇。我只花一角錢。就得買他回來。看了之後。心中愉快。回味不盡。這已經是很上算的了。我希望讀者諸君。能這樣想。那麼對於社會之花的感情。就只有進步。沒有退步了。



鷺
鷓
贈

影攝幕一之『親滅義大』中影電



梅蘭芳之黛玉葬花



無錫松園攝影



影攝樓鐘天奉



春
夜



春夜

繁星如海的春夜。被一片市聲充塞了。臨街一間樓上。慘綠燈光底下。少年的吳竹書。坐在安樂椅中。狂吸着一枝亨白雪茄煙。他正在沉思一件事。但是他的思想很沒統系。却斗的記起別人家的一篇祭文。因此就把他已經過去的情場斷夢。彷彿像銀幕上的影片般。霍地在他眼前映演出來。

★
★
★
★

那。年。春。季。裏。風。柔。雲。淡。的。一。個。月。夜。竹。書。和。他。生。平。最。敬。最。愛。的。那。位。伊。人。同。坐。在。一。派。碧。紗。窗。下。窗。外。素。心。蘭。的。幽。香。被。晚。風。陣。陣。送。來。那。時。他。們。委。實。都。在。極。樂。境。界。不。知。怎。樣。忽。然。提。起。一。樁。悲。惋。的。事。伊。人。說。道。我。今。天。又。看。見。劉。家。的。慶。姑。姑。可。憐。他。越。發。憔悴。了。記。得。在。我。小。時。他。抱。着。我。我。很。愛。他。那。雙。唇。彷彿。像。兩。片。海。棠。花。瓣。似。的。自。從。沅。生。

一





春夜

姑丈去世以後。他那兩瓣海棠花。就跟着消滅了。慶姑和沅生姑丈。聽說原是一對如願以償的有情眷屬。總算美滿的了。誰知天下之事。實在難言。造物故意弄人。先把他們撮合攏來。再來生生拆散。沅生姑丈之死。更是死得冤屈。他在南京作客。和着一班朋友。在秦淮河上。把酒看花。覆舟溺死。惡耗傳來。慶姑慟不欲生。簡直願以身殉。他一家的人。一面多方勸慰。一面加意防範。慶姑才沒有自裁。如今慶姑還只三十一歲。已憔悴到這般地步。可憐他人雖未死。他的那顆芳心。却早死了。沅生姑丈死時。慶姑親自作了一篇祭

文。真是一字一血。聞者心酸。讀者淚下。我現在還能背得十之七八。你不妨把他錄了出來。

二

沅生夫子。幼則聰穎。豪爽不羈。總角同居。共同遊戲。父母之命。約爲婚姻。自賦桃夭。閨門敬好。晨開鴛鏡。並蒂如花。宵暖裘氈。雙棲得樹。乙巳。賦遊建業。呼卿小別。□□□□。宵雨懷人。比三秋而更遠。□□□□。指五口以爲期。□□詩中不少望夫之什。□□集上。曾裁寄婦之詞。今春小別。五中交碎。千里神馳。夢寐之間。恍如覲面。十三夜月明如畫。風景



春

夜

宜。人。偶。攜。貞。妹。散。步。塘。邊。見。景。生。情。神
 魂。飛。越。歸。房。默。坐。萬。種。離。愁。鬱。結。心。頭
 無。計。消。得。乃。借。姪。輩。弄。墨。自。遣。豈。冀。慶
 慷。慨。歎。歎。之。際。正。君。子。吟。風。弄。月。之。時
 才。子。多。情。魂。消。淮。水。閨。人。薄。命。淚。斷。湘
 江。十。四。日。惡。耗。飛。來。肝。腸。寸。裂。恨。不。立
 時。碎。首。追。赴。泉。台。回。觀。白。髮。重。幃。幾。回
 昏。絕。傷。心。慘。目。何。忍。自。裁。留。此。身。代。奉
 中。堂。尚。可。以。聊。補。君。過。撫。猶。子。而。填。續
 嗣。庶。幾。盡。我。心。以。慰。君。靈。可。痛。者。名。成
 壯。歲。玉。殞。中。年。如。青。蓮。之。捉。月。禍。起。雲
 時。聽。楊。柳。之。新。歌。恨。成。千。古。千。金。之。體

畢。命。於。酒。地。花。天。偉。俊。之。材。亡。身。於。濫
 交。損。友。從。此。一。腔。壯。志。夢。覺。揚。州。六。載
 恩。情。付。諸。流。水。憶。昔。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情。殷。款。密。呼。兄。呼。妹。未。改
 昔。日。之。稱。如。友。如。賓。雅。得。唱。隨。之。樂。方
 冀。○。○。○。○。○。○。○。○。○。○。○。○。○。○
 ○。○。車。停。隔。巷。口。口。口。口。賦。寫。空
 閨。已。成。孀。婦。雖。婚。六。載。聚。少。離。多。苦。雨
 淒。風。每。增。慨。歎。春。花。秋。月。無。限。低。徊。從
 此。泉。路。茫。茫。音。容。莫。覩。陰。靈。渺。渺。魂。夢
 難。通。他。生。緣。會。已。屬。難。期。此。恨。綿。綿。永
 無。盡。日。

三



春
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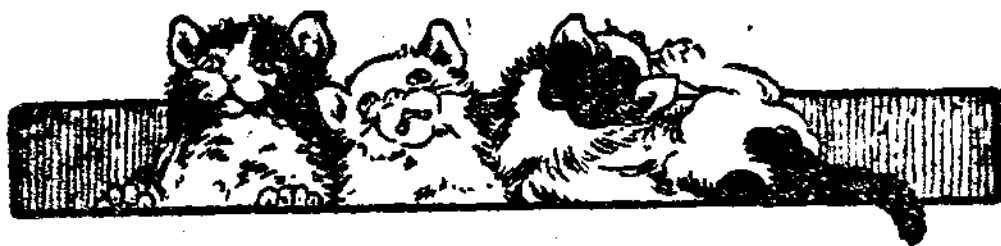
他錄完之後伊人說道他們這番哀史若有間暇工夫給他敘述出來倒是一篇絕好哀情小說亡者有知也要感激的但是凡事都照此例推那就很覺無味他們這種多情眷屬尙且如此收場那些有願難償的越是不消說了伊人說到這裏很覺慘然低垂粉黛已是淚珠瑩瑩他聽了這話也很感慨重把那篇祭文看了兩遍更是低徊欲絕兩人的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却並不是爲了那篇祭文

★ ★ ★ ★ ★

一年過去無風無雨的清明的第二天薄

四

靄在天的時候竹書偕着伊人在伊家園裏一條花徑中緩緩地行去到得一箇六角亭亭上邊他倆才倚欄坐下他慘然說道我們只有兩點鐘相聚了說了這一句話之後兩人只呆呆的默然相視過了半晌伊人才輕輕說道真想不到今天我可能夠在這裏清靜靜任我們從容話別這機會可是難得我正不知有許多的話要告訴你他就答道你儘說罷但是我在這臨行之時却有幾句義不容辭的言語也一定要對你說的伊人又連忙接着道你的話請你可以不用說了我一概全都曉得我要對你說的也就是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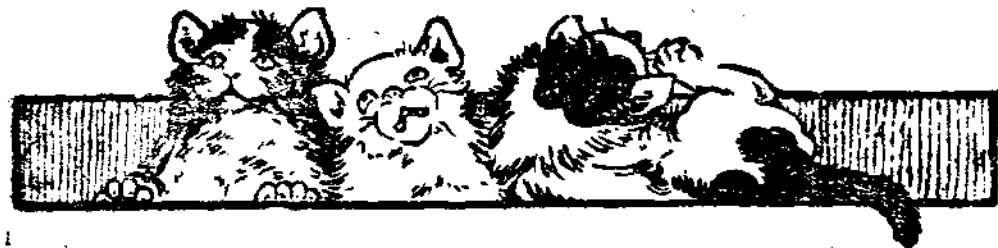


春
夜

些話你慢慢的聽着我說得可對今天我們來此話別這機會不是我家母親特給的麼我母親的意思不是要你來勸我的麼自從這個問題發生我家的戚友們沒有一個不表贊成的我母親更已經是一百二十個願意但是母親素來是極愛惜我的沒取我同意未得我表示以前却也不願輕於允許因此才央人勸我這也難怪母親委實自從父親去世之後負債很多可憐他老人家撐持這危巢般的家庭直到如今本不容易故而很希望我承認了這段姻緣借此就可以挽救我們家庭的危難母親的心意我原曉得

至於這些戚友們更都歡喜推波助瀾見了母親有些願意就一唱百和的爭着向我囉嚇他們所說的無非是誇耀彼方是如何有財有勢的大軍閥只要我承認一聲就算畢生幸福還說這般好事原是別人家都想不到的齊怨着我如何堅持不允你說這派話叫人聽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我的耳根都被他們鬧昏了再說這事原與他們無關何勞他們平白地忙着嚷着揆其心理無非是想促成此事指望將來可以借着我作他們做官發財的階梯所以我無論他們怎樣說得天花亂墜我只斬釘截鐵的回他一句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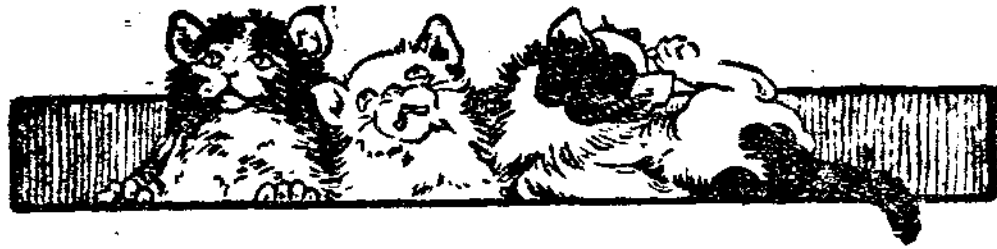
春
夜

不承認他們見說無可說了。後來想到我平素對你是極信任的。故極力懇懇母親要你來勸我呢。伊人說到這裏回眸望他一笑。似乎想候他的答詞。他只微微點頭過了片刻。沉沉夜色把園中一切景物都遮被了。伊人重又言道。我的性情和志愿。你也知道。可能爲金錢勢力變更。可能被金錢勢力屈服的麼。你此行也無須惆悵。只向前途努力。就得。了。我們將來相聚時期正長。又何必惜這暫時的別離呢。我的心是早已給了你的。也是永遠給你的了。伊人一邊說着。語音分外低了。那時他倆的手已湊到一處。互相緊緊地。

握着。後來伊人和着伊母親一同送他出來。雖帶着笑容說了聲珍重。但是伊的那雙星眼。却飽飽含着一眶珠淚。正一片市聲充塞了。繁星如海的春夜。

★ ★ ★ ★ ★

光陰飛快的過去。竹書在外邊一瞬已是兩年了。在他初出外的幾箇月中間。他和伊人不時都有郵筒往來。互訴相思。後來伊人却一逕沒信給他了。他雖時常依舊寫信去。問就彷彿石投大海的一般。沒有絲毫跡兆。那遭他重返故鄉。到家之後。也來不及休息。就立刻趕着往伊人家去。正是將近黃昏。到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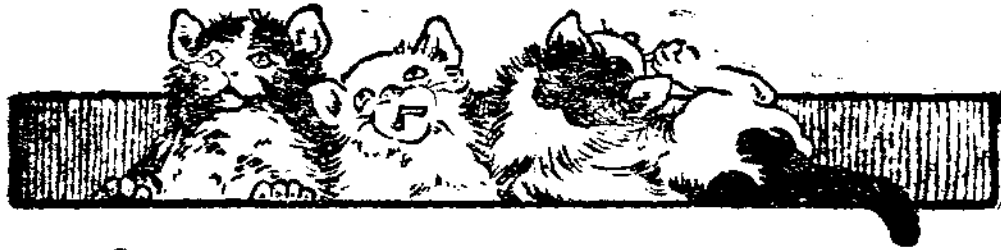
夜

了伊家伊的母親接着他很高興的說道你
回來了麼這兩年在外面可好你妹妹時常
惦念你呢你來的正巧我十分鐘前剛接了
你妹妹打回來的電話伊一會就要回來你
們恰可見面伊母親正說着的當兒外邊一
陣的皮鞋聲佩槍聲由遠而近直到了門口
才見兩個弁兵打起門簾許多僕婦侍婢簇
擁着他兩年來朝思暮念寤寐不忘的那位
伊人走了進來伊人的丰貌比以前越發嬌
豔了伊人一眼瞧見了也早笑吟吟的向他
說道你回來了我真惦記你請你瞧瞧這個
寶貝長得可像我伊人一邊說着一邊從奶

娘手中抱過一個玉雪般的孩子直送到他
手中他剛接了一看却是個半歲多的孩子
那時電燈忽然霍的一亮再看那粉團般的
小臉委實是和伊人一模一樣伊人還是笑
吟吟的接連問道你看長得可好他嘴唇只
管顫動使了千鈞之力才勉強掙出一個好
字這好字才脫口他忙把孩子往伊人懷中
一捧立地回頭跑了出來因為他含着一包
眼淚不願伊人看見他很疑着這時情景許
是夢中其實並不是夢正一片市聲充塞了
繁星如海的春夜

鈍根按晴淵作是篇功德無量天下癡

七



妙語解頤錄
黃樹春

情男子每聞所歡別嫁臨時悽愴之語而為之魂銷腸斷壯志全灰者讀此可

以爽然矣

▲人壽保險 某老人至人壽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中人問曰。君春秋幾何矣。老人以九十對。公司中人曰。君年如許。行將就木。敝公司殊不敢保險。老人勃然曰。汝何不解事。乃爾試觀人口統計表中。凡人之死於九十歲以前者。較之死於九十歲以後者。為多。余既九十矣。死神已不復臨。吾子何總總過慮也。

▲看護婦 某看護婦代傷兵作書畢。兵復謂婦曰。請密司加數語於紙尾。婦曰。姑言之。兵乃口授曰。病院中之看護婦。悉猙獰如鬼。婦怫然不悅曰。若何言之過甚乎。兵曰。密司固美甚。惟吾妻性奇妬。非如是不足以慰之耳。

▲畫犬 一鄉人入城。謂其姪曰。今日之世界。洵可謂無奇不有者矣。姪問故鄉人曰。昨有畫師來吾家。畫一小犬。售金至五十鎊之多。吾有一犬。與畫師所畫者無稍異。吾以為畫物。且值五十鎊。生物不值百鎊耶。不意出賣良久。竟無受者。不亦異乎。(却酬)

▲王三少奶奶的鏡

徐·哲·身·

伊從喇叭聲爆竹聲鬧闐闐的裏面悄悄地把那一條極膩媚而有情致的眼波微射到伊今天新婚夫婿王者香那張貌似蓮花的臉蛋上雖然迅速地把視線收縮了回去可是伊的雙頰上已經薄薄的泛出了一層紅雲數日來像鼎沸般的思潮陡然間平靜了而對於伊父母感激的心理似乎尤其濃厚。

伊的父親發源的時節很是微賤而無

賴。往後衝了危險。做了幾樁不規則的營業。簡直成了一位面團團的富家翁了。他於是想由富而貴。擠入縉紳隊中。所以把他的愛女獻寶似的硬嫁了。曾經當過營長。現在社會上赫赫有名。小軍閥王大人的第三位少君。伊現在的地位不是孀家。富婆家。貴滿身。充塞了無上的幸福。麼。其餘的希望。就不過還恐怕伊的夫婿。秉了將門的遺傳性。或者粗俗不文。甚而至於

還要奴隸妻子。那時候。便享受不著閨房中的豔福了。現在是伊已經有了極滿意的表示。霎時間酒闌人散。儘可以領略伊夫婿的溫存風味了。但是伊這一種旖旎風光的秘密心理。連伊最親愛而可靠的母親面前。都要嚴密地不肯漏出一點消息。却不料已被伊那張梳妝檯上毫無智能的一面鏡子窺見了。

喜讓笑嘻嘻地高聲道。大少奶。二少奶。進新房來了。伊是個簇簇新的新孃孃。當然依照流俗的習慣。未便迎迓。所答的禮

節。祇不過微微地笑容。大少奶說。二妹。你看三妹的妝奩。這般的莊嚴華貴。你不要多心。把你的又比下來了呢。二少奶把臉微紅道。我的本來不算甚麼。但是縱然不好。現在也全部……二少奶還沒有說完。大少奶急急地把她那雙媚眼上下皮。儘管在那裏拜年。總算拍了一分急電。二少奶忙改口道。全部也舊了三妹妹滿屋陳飾的東西。件件出色。不曉得太親母費了多少的心血呢。我尤其愛這樣東西。一壁說。一壁拿手向梳妝檯上一指。大少奶

的視線。便跟著二少奶所指的地方看去。却是一面金鑲邊。珠嵌背。橢圓式的梳頭鏡子。便答道。真個太華麗了。她們倆。又竭力向伊恭維了一大陣。方才笑嘻嘻的出去。觀管她們兩妯娌的心理。總不逃出金錢勢力的範圍罷了。伊這時候。被她們倆奉承得滿意極了。芳心中的安適。又流露於伊的兩頰上了。喜孃和僕婦們。到也不甚覺著。可是那一面鏡子。又靜默地在那兒學著伊笑了。

京兆畫眉的那個老故典。或者在詞藻

上面已經令人發生厭惡的心理了。如果夫妻倆在深閨裏面偷偷地試驗起來。箇中人一定有特殊的滋味。也可以認作愛情澎湃的表現。伊對了鏡子。正在那裏梳頭。伊的那個嬌滴滴地容顏。彷彿和鏡中人在那兒比賽。伊的夫婿。輕輕地從房外走了進來。本意想拿兩隻手。把伊的一雙眼睛蒙住。甚至於還有繼續的很香豔的調笑。伊早從鏡子裏看見了。便回頭向他微微的一笑。他也趁伊一笑的當口。放棄了他遊戲的心理。不過把他那一條很多

情的視線。直射著伊的面龐說道。你近來的面貌。更豐腴了呢。伊略現出微微地驚異態度道。真的麼。說著又對了鏡子照了一照道。我怎麼還覺著。比較在孃家的時候。消瘦了不少呢。他忽然的問伊道。我父親。昨天不是要向你掉頭五千洋錢麼。你預備了麼。伊答道。我爲了這樁事情。正要和你商量。我壓箱的洋錢。雖然有些不過。這個數目。太巨大了。有點不夠。我又不願意和我孃家去商量。因爲我們兄弟多。嫂嫂們都是很勢利的。談到經濟問題。一定

要看他們的嘴臉。不如拿我的首飾去。想點法子。三方面的面子。不是都顧全了麼。他聽了。很爲滿意。便把他的手。指輕輕地向伊粉頰上一彈。道。你真個漂亮。比較我那兩位嫂子。賢惠多了。他們夫妻倆。在這裏秘密商議。決定沒有第三者曉得。所瞞不過的。祇有那一面鏡子。

近來伊常常的對了鏡子。在那裏出神。往日可愛的那種笑容。早已和伊的妝奩。一同與伊宣告脫離關係了。伊心裏佈滿了愁雲。却不是爲了喪失了那些妝奩。沒

有穿戴。也不是爲了沒有穿戴。要受爺孃的責備。乃是現在已經沒有繼續供獻的能力。指日要做伊那兩位嫂子的第二遭受。公婆的蹂躪。公婆既然有了惡意的待遇。伊的夫婿。決沒有反抗他父母的能力。甚至于無力保護。或是因爲環境的關係。把對於伊的情感。陡然中斷。眼看著甜蜜。蜜地。閨房。幸福。被間接的惡神驅散了。那時候。伊的一顆紅噴噴的芳心。也同時破碎了。活地獄的生活。怎麼能夠消受呢。伊抱了這般的聯想。那鏡子裏面。當然常常

地現了愁容了。

有一天伊的夫婿。對伊發愁道。我父親向來以官爲家。在任上的當口。還有虧空。現在是坐食了好幾年了。日常的把兩位嫂嫂和你的妝奩。拿去供給填不滿的那一般軍閥。僅僅乎換了一句。遇缺卽補。不負責任的口頭命令。今天又吵著要一筆巨款。嫂子們是早等於零的了。你呢。除了這一面心愛的鏡子外。也是一無長物了。現在要保全家庭中的感情。只得忍心抽這裏面鏡子的筋。剝鏡子的皮。好在除了

這。一。點。淺。淺。的。金。珠。以。外。他。們。也。不。再。來。指。望。了。伊。聽。了。雖。然。還。沒。有。答。話。可。是。那。面。鏡。子。裏。面。早。已。簌。落。落。的。流。下。淚。來。了。結。果。當。然。沒。有。第。二。個。方。法。於。是。乎。那。面。

鏡。子。登。時。變。了。一。個。赤。裸。裸。地。窮。人。簡。直。對。了。伊。的。面。在。那。裏。哭。了。

往。後。伊。這。面。鏡。子。所。現。的。不。過。是。愁。容。哭。容。以。及。衰。而。且。老。的。容。貌。罷。了。

怡廬醉墨

卿須

黛。玉。葬。花。濺。淚。自。傷。身。世。此。哭。聲。也。不。知。好。聽。與。否。願。能。令。神。瑛。聞。而。發。歎。者。當。自。有。一。種。不。可。思。議。之。動。人。之。處。所。謂。高。山。流。水。正。得。絃。外。之。音。者。非。歟。雖。然。惟。黛。玉。能。借。花。自。傷。其。身。世。亦。惟。寶。玉。能。知。黛。玉。之。借。花。自。傷。其。身。世。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懷。者。斷。腸。悲。痛。千。載。之。下。蓋。有。難。乎。其。為。哭。者。矣。



持平軒漫錄

夾谷山農

日前做壽煊赫一時之安徽軍務督理馬聯甲氏。江蘇東海縣人。係滿清時代武進士。人極強悍。少時曾因舞拳弄棒不慎。致將腿骨折斷。幸有素精外科之醫士某。代其治愈。惟診視時未加細心。致將斷骨未能接正。故告痊後。兩腿高低懸殊。不良於行。馬見而大恚。乃往詰醫士曰。余腿既跛。即成廢人。從此一生功名富貴。皆將付諸東流矣。非子誤我者耶。并詰其有何方法。可使復元狀。醫士應之曰。欲使恢復元狀。是不難。祇須將傷處再折斷。另行診治耳。惟恐子不能受此痛苦也。馬氏淡然而曰。子姑試之。於是將腿置石臼中。（鄉人用以舂米者）用力向後一臥。傷處又折。彼亦隨之而暈。

醫乃代其細心診視。將斷骨接正。俟癒後。始步履如恆。馬氏人雖庸庸。而其強悍。實爲常人所不及也。

譚者又謂。馬氏之父。幼時聘某姓女爲室。及長。女貌極陋。其父母恐見惡於男家也。乃向馬請求離婚。而馬氏之封翁。以爲不可。曰。既有成約。在先。豈可反汗。醜任其醜耳。女之父母大喜。過望。成室後。生馬氏。今人談者。多以爲馬氏之有今日。乃先德之報云。

民國元年間。某君於北京海州故紳沈兩人雲沛寓所。見馬氏來謁。時馬方任前門火車站護路隊長也。時當夏間。馬衣竹布長衫。延見後。係求沈氏另謀他事者。連語數次。沈均未之應。久之。始願馬氏曰。試問汝之才幹。能做事隊長一職。豈負汝耶。馬氏嘿然。少頃辭去。時旅京海屬同鄉。均謂其爲「不夠料」。今竟位至封疆。殊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

韓紫石氏之二次長蘇也。蒞任伊始。嚴令禁賭。故其時白下無敢爲擲菹戲者。然所禁者。祇一般小百姓耳。大人先生輩。則不然。相傳一日。有某旅長在秦淮河畔某處。與友人正作竹林之遊。不意爲警察所知。然不知其爲旅長也。逕往稟明巡官。前往捉賭。至時。巡官先入。則某旅長赫然在焉。巡官

固識之也。乃大驚。旅長亦大怒。斥之曰：「你來幹嗎？」巡官於是向其一禮。恭而敬之。對曰：「聽說大人在此地特爲來伺候的。」一時傳爲笑柄。

梨花鼓娘晚香玉。綺年玉貌。工愁善病。每登臺奏歌。時蛾眉微蹙。寓端麗於冷淡中。卽當年捧心西子。亦不過是耳。而品格尤高。尙從不以笑靨向人。故去冬。粥歌大世界。頗爲一般游客所不喜。然亦不以此而改其素志也。至冬月底。解約。僅一閱月耳。本刊第二期。曾載其玉照。竇子惜紅樓主爲題四絕。纏綿綺麗。頗覺可誦。爰附錄於后。題爲「病中得晚香玉豔影因題四絕」云。

連綿風雨苦蕭蕭。大好韶華病裏消。却喜驚鴻留豔影。孤燈相對可憐宵。

怯怯身材一搦腰。十分幽怨到眉梢。陽春高唱誰知己。睡玉噴香百轉嬌。

愈是顰眉愈顯嬌。髻年偷換恨迢迢。纖纖倩影須珍重。莫遣流光逐海潮。

冷面冰心霜雪換。素羅衫子入時嬌。如儂飄泊誰同病。寸寸柔腸捲似蕉。

不佞亦題四絕。特巴里之詞。不足爲玉人生色耳。詩曰：

妙舞清歌淺淡妝。丰姿妬煞杜秋娘。當筵初試霓裳曲。羯鼓聲中字字香。

玉骨冰肌體態柔。陽春一曲孰能酬。淒涼低唱關山月。四座無言起暮愁。
楚楚身材眉黛顰。捧心西子訝前身。風狂雨妬渾無賴。那管愁紅怨綠人。
欲從畫裏喚真真。唐突翻愁玉女噴。十載飄零同是客。青衫紅袖可憐人。

梨花大鼓之詞句。遠不如京音大鼓之雅馴。復加以山東土字眼。故聽來頗覺刺耳。惟鼓娘晚香玉。純用中州音。能免去此弊。餘則比比皆然。今日海上之男京音大鼓。祇白雲鵬老東瓜二人。白因年齒漸老。嗓音已不能圓潤。每至提高處。恆不免有聲嘶氣竭之虞。唱紅樓諸折。哀怨纏綿。自是拿手。至若詞句之雅麗。態度之溫文。咬字之着實。表情之週到。固無待論矣。老東瓜唱滑稽大鼓。無一可取。女大鼓之可聽者。祇鍾姑娘與小黑姑娘二人。鍾姑娘表情腔調。均高人一等。得負盛名。有自來也。惜咬字太飄。足爲盛名之累。小黑丰姿妍麗。表情吐音。行腔均佳。現尙從其母（老黑姑娘）及絃師趙某習藝。將來造就。未可限量。賈女鼓界中後起之秀。金氏四妹。尙帶有揚州口音。早爲內家所不取。于桂芬能戲甚多。惜嗓音而衷氣又弱。鍾三姑娘。年齒最幼。尙能循規蹈矩。惟表情一層。尙須加以研究也。



金 錢 之 光

沈 禹 鐘

一年三百六十日。差不多天天是平平過去的日子。富人度富人的光陰。窮人度窮人的光陰。其間雖然分着截然不同的貧富階級。可是大家總是吃飯穿衣過日子。富人固然是仗着自己財產的供給。而窮人也用出心計來謀他們的衣食。從表面上看起來。那些窮人中善於綑面子的。和那吝嗇的富人比較着。却也瞧不出那個貧富階級的真面目咧。

那年我歲暮還到家鄉去。我的鄉里是一個市鎮。工商業也還繁盛。全鎮總共約摸有五六千戶的人家。人烟很是稠密。我一到了鄉間。不免和朋友們天天在茶寮酒館中應酬着。倒也覺得有味。不過那時已經是迫近除夕的前一兩天了。耳中所聞的和眼中所見的。大半是鬧着金錢的飢荒。那種情形。委實煩聒極了。因為內地惟一的聚會之處。不

是茶寮。便是酒館。到了年關的當兒。聚會的人便格外的多。聚會的原因。便是金錢上的大問題。有些是交談得很低細的。有些是取着公開的態度。說得很響亮的。問題雖只一個。情形却是各異。而同一的問題中。有些是磋商借債的。有些是籌議割賣田產的。紛紛接洽。把個年關點綴得應有盡有。從十二月二十五以後。沒一天不是活現着這等景象。幾乎空氣也變了一種窮荒的意味了。這還不過是暴露在外面的情形。

到了大除夕這天。索逋的人大家拿着簿據。東奔西走。向各債戶催索。這天剛巧是雨雪繽紛。似乎老天故意與索逋的人爲難。把街上洒得十分泥濘。那些索逋的人。爲了債務的利害關係。自然也顧不得許多。只索備了雨具。向雨雪中去奮鬥着。好在金錢的勢力是萬能的。人們一涉到金錢上的交關。無論有什麼阻力橫亘在前面。再也不去顧及。便是像這天雨雪下得這麼厲害。那些索逋的人。眼中似乎絲毫沒有看見。所見的只有亮晶晶的金錢罷了。雨雪雖然挾着十二分的寒威。從空間襲進人們的膚體中去。可是金錢在無形中發出神祕的暖氣來抵制着。即使雨雪下得再厲

害些。寒威再添上幾倍。那些索逋的人也不會覺得。總之這天的寒冷。寒暑表已降到冰度以下。而真能覺到寒冷的。只有那些負債無力償還的人。至於處於債權人地位的血液中。似乎被金錢燃燒着。正熱騰騰的和百沸湯一般。身體上那裏還能感到外界的寒威呢。

冬天的日晷。最是短促不過的。在那短促的一天裏。各處金錢的出入。不知有多少的整千整萬了。社會上的人們。也有爲了金錢而喜笑的。也有爲了金錢而悲嘆的。那種事實上的狀態。紛紜複雜。簡直描寫他不盡。一回兒白天從雨雪中冉冉的過去了。沉黑的夜幕把空中紛亂的雨雪遮掩着。這當兒世界上的一切。都捲入夜色中去。本來無事的世界。似乎已經還復了本相。可是今天是大除夕。比不得尋常的日子。人們的種種事情。仍舊在夜中進行着。晚間的效用。比白天還緊要。因爲地方上的習慣。除夕的晚上。索逋的人照例須要到各債戶家裏去收帳。不到天明不罷的。講到關於除夕催索的債務。都是店鋪裏平日放出去的貨帳。一到除夕。必須完全收還。以爲一年最後之結束。這是我們中國商業上的老例。誰也都知道的。所以除夕的晚上。各店鋪的夥友。都提着燈籠。

四出收帳。燈籠上署着店中的字號。燈光映射出來。熊熊地充滿着金錢的威儀。那些負債的人見了。委實個個都要驚心弔胆。我因此便想到除夕。燈光簡直是一種強烈的金錢之光。他的光。是秉受着金錢的使命。而照耀在通衢上的啊。

我本來不是個有財產的人。年年作客在外邊。謀些薄利來支持家計。現在勞碌了一年。趁這改歲的當兒。暫時歸來。一半是藉此休息一下。一半是因為年關還債的關係。這天我勉強預備妥定。坐在家裏等候那些催帳的店夥們。只聽得門外人們穿着皮靴踏着泥濘的聲音。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的響着。有時這種皮靴聲從大門口由遠而近的傳進來。便是收帳的店夥光降了。我便把所欠的貨款交給他們。他們見我還得很爽快。便露着滿意的顏色敷衍了好多話。有些說到收帳的困難。不論風雪晴雨都要竭力去奔走。只因受雇於資本家的宇下。不得不替他們盡力。其實收到的款子。自己何嘗得到分毫的餘潤。這真叫做爲誰辛苦爲誰忙啊。我聽了這種話兒。也接着說道。在這大除夕的一天。苦樂原分有許多等級。債權人的一面。固然是第一等快樂的人。他們只見許多

銀錢鈔票。潮一般的湧上門來。受到何等的快感啊。你們受那店主人的委托到各處收帳。雖然很
是勞苦。但本身却並不涉到稍微的欣戚。只有我們欠債的人。平時空口拖欠人家的貨物。只消指
出怎麼東西來。便輕輕易易的取到了。可是積少成多。一到了大除夕。各店鋪催帳的夥友。紛紛的
前來收款。萬一短少或是無力償還。便要發生出許多窘狀來了。我把這派話說完了。那些店夥們
故意說着不信的話兒。道你先生說的話確有這種情形的。不過像你老先生那裏會到如此地步
呢。我聽了嘴上只是謙遜着。可是心中很覺得自負。以為那些店夥們都很信任我。我的信用一定
好極了。唉。社會的眼光。是集中於金錢上的。有了金錢的信用。便能得到人們的信任。否則憑你怎
樣有才能。也決不會有人瞧得起咧。今晚我要是不能把各店鋪的貨帳如數還清。那些店夥們走
到我的門上來。一定要竭力向我逼迫。那種境地就很不容易消受了。

後來我在家裏辦了些俗例上應做的事情。店帳也陸續還清楚了。便提了燈籠走出門去。領略那
除夕的景象。只見街上來往的人。個個都抖擻精神。手裏提的燈籠。和電一般的爛來爛去。把個黑

沉沉的市街照得通明了。這當兒。雖然雨還依舊下得很密。可是街上來往的人。全不覺得似的。只是行走着。似乎被那金錢之光在暗中驅遣的一般。不得不隨着他發出來的光明中走去。那時我手中所提的燈籠。雖然並不像別人那樣的照出金錢之光來。但因雜在一處。也不免同化起來。我的四圍。彷彿都被金錢之光照遍了。我一頭走。一頭默默地忖道。今夜的燈光裏。社會上的負債者。都被他煎熬得說不出什麼滋味了。他的勢力。凡是有空氣的地方。幾乎沒一處不傳播到沒一人。不知道他的利害。我平時雖然常苦作客在異鄉。身子很不自由。但今天洒然不受那金錢之光煎熬着。全仗平時費盡心力去謀利。終歲的勤勞。博到這一天的安閒。使我不能不感到勤勞的有效了。我走過了不到半里路。已到了繁盛的市上。商鋪家家開着夜市。高懸着許多明燈。比白晝還要亮。市上人來人往。擁擠異常。有些站在商鋪櫃外購買貨物的。有些匆匆走着的。臉上露着奔走要事的樣子。大概總脫不了金錢的關係。也有在市上趕熱鬧的。我便是其中的一份子。不過比較起來。趕熱鬧的究竟是最居少數啊。這當兒。我在一家相識的店鋪裏站着觀察那一切情形。店中懸

着一盞汽油燈。光度非常強烈。我的身子。完全照在燈光裏。我的眼前。恍惚湧現着許多金錢的幻影。都膨脹得幾倍之大。發出異樣的光彩來。我凝了凝神。才消滅了這種幻影。一會兒有個朋友走過。我便喚住了他。那個朋友道。我們到酒館子裏去喝幾杯酒罷。我立刻便贊成他的提議。說道。好。站在這裏。也不過是看看熱鬧罷了。說罷。便和那個朋友一同別了店家。走到一所酒館裏去飲酒。這當兒。大約是十點鐘的光景。講到平時在這個時候。市上早已關閉。但在這一晚。不論大小商鋪。都是通宵開着的。所以酒館還洞開着店門。我的酒量本是很狹的。這晚趁着高興。連飲了四五杯酒。覺得有些醉意了。我所坐的位子。恰向着店門。街上來往的人。一一都瞧得分明。因此便又付到金錢之光的問題。微微的嘆了一聲道。這除夕的金錢之光。照耀得這般強。把人們的苦樂。都鎔化在一起了。我以為這種光照。可以代表社會上一切的權力。像今晚兩雪下得這樣。那金錢之光。却略不減少他的光度。人們在世界上。那一個可以跳得出這金錢的範圍。眼見那盛衰枯菴。都是隨着金錢而分出許多環境來。世界的生命。人們的禍福。都要仗着金錢來主宰的。我委實不能明。

白。金。錢。這。個。東。西。究。竟。是。造。福。於。人。類。的。呢。還。是。貽。害。于。人。類。的。這。個。疑。問。誰。也。不。能。解。決。他。啊。我。的。朋。友。聽。了。我。的。話。也。說。出。許。多。感。慨。的。話。來。他。說。照。你。的。論。調。對。於。金。錢。發。着。重。大。的。感。觸。依。我。的。研。究。那。金。錢。本。是。塊。然。無。靈。的。東。西。他。何。嘗。能。夠。禍。福。人。們。譬。如。飲。酒。的。一。回。事。古。語。道。酒。不。醉。人。人。自。醉。金。錢。之。於。人。類。也。是。一。樣。的。道。理。金。錢。的。本。體。是。不。能。爲。惡。的。也。不。能。爲。善。不。過。人。們。利。用。他。製。造。出。種。種。功。罪。來。擾。亂。我。們。的。社。會。他。的。勢。力。並。不。是。自。動。的。完。全。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啊。我。道。可。不。是。麼。現。在。人。們。都。說。金。錢。萬。惡。金。錢。萬。能。其。實。在。金。錢。一。些。也。不。涉。便。是。今。天。的。晚。上。要。是。人。們。不。把。他。看。作。一。件。最。緊。要。的。事。情。那。造。他。的。光。燄。又。焉。能。有。這。樣。的。強。烈。呢。戰。事。的。利。器。是。槍。炮。一。類。的。東。西。人。類。爭。競。的。工。具。便。是。金。錢。了。唉。造。就。世。界。的。要。素。也。是。金。錢。毀。壞。世。界。的。原。動。力。也。是。金。錢。金。錢。在。世。界。上。究。竟。不。是。良。好。的。東。西。呢。這。個。當。兒。酒。館。裏。飲。酒。的。人。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好。幾。個。座。兒。都。佔。據。得。很。熱。鬧。他。們。一。聽。到。我。們。談。着。金。錢。便。也。隨。和。起。來。他。們。所。說。的。大。抵。是。評。論。各。商。店。夥。友。收。帳。的。情。形。我。不。妨。把。他。們。所。說。一。件。有。趣。味。的。事。略。略。的。敘。述。一。番。他。們。道。某。

店裏收帳的人。最是不情。無論人們負欠得多和少。到除夕的一晝夜裏。把那些欠戶逼索得不留一些面子。一定要等還清了才罷休。有一次除夕。有個人欠了他們幾塊錢。收帳的人。竟不管三十七二十一。直到三更天。還要敲着大門。催逼還清。那人剛在賭場裏賭錢。一些也沒有知道。家裏的人。因為夜深了。不去理睬。後來那人從賭場裏還到家中。一知道這樣逼索。到了明天元旦。手裏擎了幾十個銅元。怒冲冲的直走到那個店鋪的門外。亂搗着大門。這時候還在黎明的當兒。店中的夥友奔走了一夜。睡得還不久。一聽得有人搗門。便從睡鄉裏驚醒來。問道。外面是誰。那人便高聲答道。並不是別人是我們欠債的人。來還帳。你們快把大門開。一開罷。夥友們聽了。還帳的話。自然立刻披上了已經脫下的衣服。把門開了出來。那人不問情由。便把手中的銅元。霍的亂拋進去。怒容滿面的說道。你們別看錯了人。欠你們不上數目的零款。值得三番五次的到我門上來催逼。你老子窮不了這一筆小小的欠款。今天一大早特地親自送上門來。賞你們一個光罷。夥友見他來得利害。不敢怠慢。只索忍氣吞聲的罷了。這一回事。可算得除夕史上的一件掌故咧。我們聽了彼此。

說道。好爽快的事啊。那個朋友向來酒量很好的。當下飲乾了一杯酒道。話雖這麼說。其實那些收帳的夥友。本來並不是有意要那樣的和欠帳的人們作對。無非也是受了店主的命令。我們單從他們日夜東西奔走而論。已是一件極勞苦的事情了。俗語道。吃誰飯。忠誰事。他們行使暫時的威權。也爲了有人督促在後面呢。我答道。暫時的威權。是金錢使命一部份的表示啊。做商店的夥友的平時低首下氣。看盡資本家的臉色。只有到了大除夕。才仗着那金錢之光。到各處去吐一回無聊的不平之氣。可是整千整萬的金錢。由他們手裏收進來。一古腦兒都要清清楚楚的交給店主。他們只看見了金錢的顏色和聽聽聲音罷了。旁的一些涉不到呢。

夜色漸漸的深了。我和朋友倆。已經吃盡三壺酒。門外的雨聲。依然錚錚瓏瓏的響着。那老天似乎示意我們好歸家去睡了。我們便把酒帳付清了。提了燈籠。從酒館裏走出門去。見那街上往來收帳的夥友。仍是踏着皮靴聲亂響着。很足以破那夜景的寂寞。而各人手中所提的燈光。依舊很明亮。全不露出些微倦意來。我微微的點着頭。嘆息道。金錢的確是世界上一切勢力的主宰。他的

光。燄。發。出。來。多。麼。強。烈。而。凶。猛。啊。他。雖。然。默。默。地。不。會。說。一。句。話。可。是。人。們。那。一。個。敢。不。跟。着。他。奔。走。呢。這。當。兒。我。和。朋。友。倆。都。要。還。家。了。那。個。朋。友。臨。別。的。當。兒。和。我。說。道。今。晚。我。們。回。去。應。該。大。家。做。幾。首。詩。來。點。染。一。下。才。是。我。搖。着。頭。笑。道。在。這。文。字。無。靈。的。時。代。還。說。什。麼。詩。和。文。呢。我。們。即。使。做。出。幾。千。首。好。詩。來。一。經。那。金。錢。之。光。一。照。便。連。點。畫。都。不。見。了。那。時。我。們。站。在。酒。館。門。外。的。堦。沿。上。剛。要。舉。步。分。別。的。當。兒。忽。然。又。有。一。個。朋。友。匆。匆。的。走。近。來。見。了。我。們。便。站。住。了。和。我。們。招。呼。他。臉。上。露。着。憂。容。沒。精。打。采。的。說。了。幾。句。寒。暄。的。話。便。又。匆。匆。的。別。去。了。這。個。朋。友。是。個。富。有。才。情。的。人。他。做。出。來。的。文。字。誰。也。不。說。聲。佩。服。可。是。家。况。很。是。清。寒。平。日。又。不。善。於。理。財。所。以。今。晚。又。爲。着。債。務。東。奔。西。走。的。設。法。補。救。咧。他。現。在。這。樣。的。憂。形。於。色。大。約。還。沒。有。籌。得。解。決。的。方。法。呢。

不。一。回。我。還。到。家。裏。那。時。已。經。十。二。點。鐘。了。當。下。吃。了。些。點。心。便。去。就。睡。夢。中。恍。惚。見。那。市。街。上。許。多。人。來。來。往。往。提。着。極。亮。的。燈。籠。燈。上。都。現。出。金。錢。之。光。四。個。大。字。燈。光。裏。聚。着。無。數。的。人。有。些。是。發。着。歡。聲。的。有。些。是。發。着。悲。嘆。的。不。過。發。着。歡。聲。的。人。只。有。十。分。之。一。二。其。餘。都。裹。足。不。前。似。的。很。

不願意跟隨那燈光向前走啊。

(完)

鈍根按禹鐘此作觸發于去年除夕(舊歷)而動筆于今年元宵以後直至月杪始由嘉善寄來上海余急付之手民以實社會之花第七期計其出版之時當在舊歷二月十一日可謂明日黃花矣然而此篇非尋常小說可比其感歎社會之處剴切沈痛中多至言雖歷萬世不可更易又何過時之足嫌哉

賊與丈夫

P.
K.

第十七期偵探世界裏有一篇小說叫做賊與夫人那不過是獨鶴的心裏構造出這麼一件事實罷咧不想北京近來真會出了一件離奇的搶案雖然不是夫人作賊却是丈夫爲盜家庭之變你說可讓人怎麼防啊大藤線胡同董姓贅婿遲某於家遲嫖賭無賴雖執業某公司所入不敷其揮霍於是窘則取給於夫人年終因索款不遂憤而離家乃竟謀於同黨某棚鋪鋪長某乘遲未歸持刃奪門搶去洋鈔二三百元遲妻報警除夕案破訊悉主謀者即其主人也獨鶴聞之何妨再撰一篇賊與丈夫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續) 鈍根。

▲鈍根對於讀者諸君之介紹辭

羅晴淵 名夙昂。別署是岸上人。湘人。年二十七歲。其先祖武勤公。爲遜清名將。位至總督。父官滇。亦有政聲。淵少慧。『嘗告鈍根。其在學生時代。西教授稱其腦經如利刃。意謂遇有疑難。無不迎刃而解也。今則奇鈍云。』卒業於湖南講武堂。及醫藥專專學。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校。惜以性耽聲色。蕩先人產且盡。乃就教會醫院醫生職。旋見其中西人輕視國人。憤而辭去。入軍隊。歷充軍官佐及軍醫等職數年。辛酉。浙軍援鄂。失敗後。病幾死。且慨於頻年戰爭。哀鴻遍野。因復辭職。息影漢上。復從事醫藥。近有漢口地方醫院之組織。

此事若不果成。則將少積資。置茆庵。作逃禪計云。生平嗜小說。自撰學畏。盧文言亦間及白話。最初嘗作二長篇。其一以不愜意而中輟。一爲洞庭波。社會小說也。刊長沙某報。數月。功且半。而該報易編者。淵與一言不合。而怒。火全稿。改作短篇。且務求極短。近作多非戰主義。然因事冗。所作甚

少。且朋輩多新聞界中人。偶有所作。輒爲取去。故數年來。寄投鈍根所編上海各日報雜誌者。亦如鳳毛麟角也。其夫人亦雅擅文墨。自署仙露明珠館。淵則自署光風霽月樓。可謂天生佳耦。奈何花好易殘。月圓易缺。其夫人竟以天逝。淵神傷之餘。激成獸世。是岸之號。蓋起于是。

名。我所欲也。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名而取利者也。名花。我所欲也。美人。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名花而取美人者也。嗚呼金錢。嗚呼美人。魔力之大。亦足見一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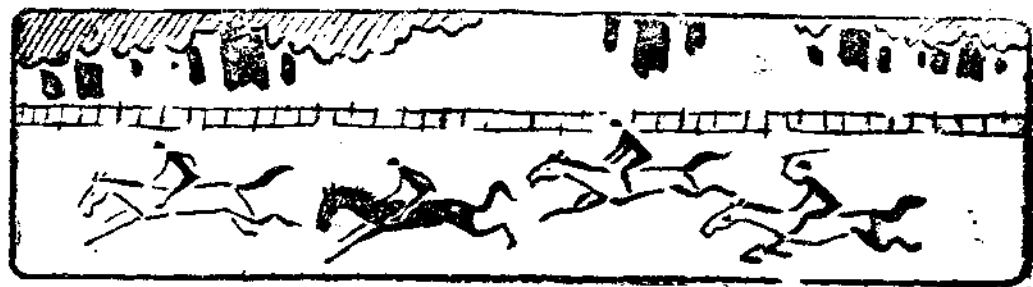


紐約娼妓的生活(續)

倚虹韻琴合譯

妓女的嗜好品。據賓漢醫生 Dr. Bingham 調查所得。謂百分之三十一。喜歡喝酒的。百分之六十一。是吸煙的。還有二分是喜用藥物的。賓漢醫生曾在柏德福感化院診視一百十二個妓女。內中單喜喝酒的四十五人。用藥料(嗎啡等類)的二十三人。吸紙煙的七人。煙酒都染的十八人。酒藥都染的八人。煙藥都染的五人。煙酒藥都染的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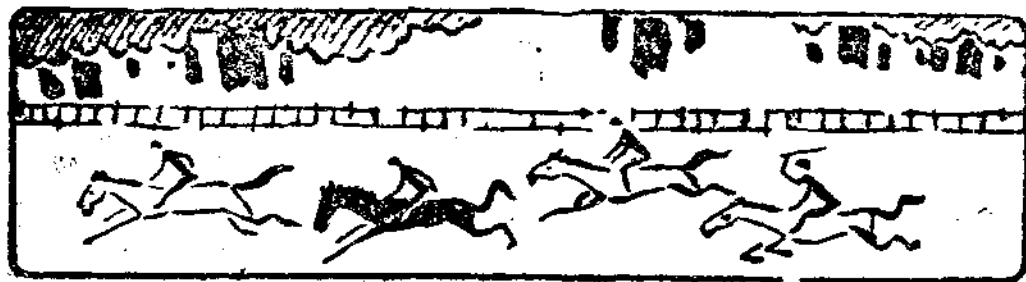
據某鴇婦言。妓女的死。大都是患了肺病，梅毒和癱瘓病等。從前渠所經過的五十個妓女。致死原因。沒有個不患上述病症的。而且一當了妓女。她們的性情也變懶了。遇事也容易發怒。妓女的破身期。大都在十六歲左右。破身的原因。以誤交不良女伴，薄倖的情人，和親戚中人為多。據一百〇二件誘奸案中。被人用





酒灌醉而失身者。計二十六人，在跳舞場中者二十四人。公園中者十七人。馬車中者十四人。學校中者十一人。旅館中者十人。一失身後。男子第二步要求者即迫女賣淫。故查妓女從前履歷中。有屬良家婦女者。有前曾有相當職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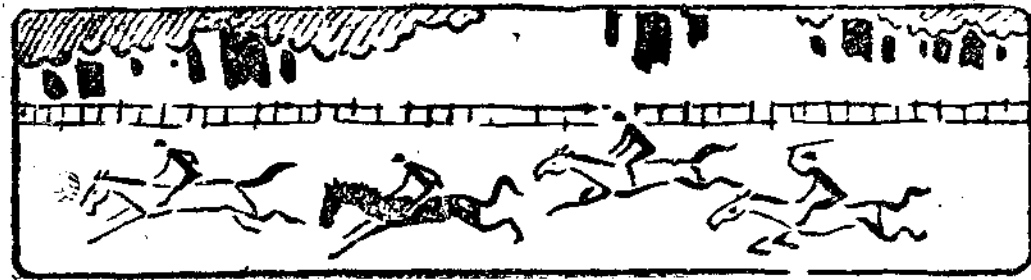
紐約警察廳。對於禁娼。辦得很認真的。一九一六那一年。關於娼妓被拘的人數。共達二十萬九百〇一人。然而不良的警探。被金錢所引誘。居然賄賂公行。盡情枉法。在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〇間。發明了一椿向妓院斂錢之法。詭稱警探將於每星期六晚大舉檢查一次。倘欲免此檢查者。搗婦須出銀二十五元。妓女每人十元。名爲保護費。僱有專人往收。當時繳費者頗不乏人。這筆費大都歸入警長以及警探的手中。著者有天晚上在某處俱樂部中。看見好些多開旅館的人。在那裏秘密談判。一人道。從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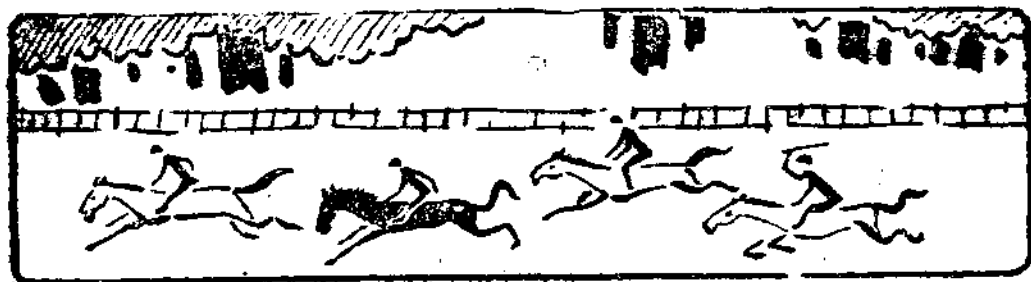
的妓院。每星期必有六百塊錢存儲銀行。現在驀地增到一千五百塊了。但是恰多了一筆額外開消。就是警廳裏這筆保護費。便衣偵探十三人。每人每月十元。兩個該處站崗巡警。每人每天二元。探長一人。每月五元。還有個從前當過獄卒的。他替我從中設法運動警廳人員。每月須給他一百塊錢。

還有一次，有好些多開妓院的人在一家俱樂部裏聚賭。這晚除了賭博以外。還有某股東出售他妓院裏三分之一股票。那時他們的賬單。忽然被衛生教育會的調查員設法拿了來。內中那張支付的賬單上。寫着共付鈕扣（就是穿制服巡警的切語）一百六十六元。探長三十元。便衣警探一百〇四元。其他警探之種種不規則行動。時有所聞。有天晚上。有個警官醉倒在聖尼古司愛文義街一家酒店的角隅。三月四號晚上。一個沿途拉客的妓女。被個穿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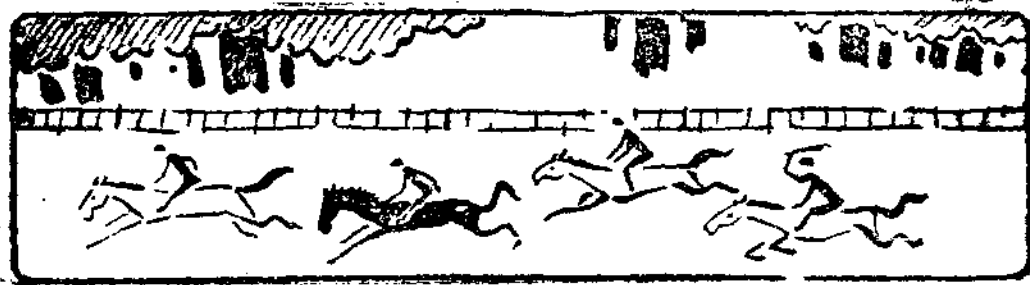


服的警察捉住了。正要拘往警署發落。却被探海燈瞧見了。連忙遞了些錢給警察。將那妓女釋放了。到了後來，那納賄的事情。愈出愈奇了。倘是有個妓女。違章被警察捉了去。她祇消出五十塊錢。給一個專替妓女代表的某師。他就可設法將她放出來。這五十塊錢的分配法。就是十塊錢給妓女做保的人。十五塊錢作律師費。二十五塊錢給那個警察。這位律師。也僱有探海燈在各處街上探望。一見妓女被警探捉了去。他便向搗婦去說明。有某律師肯代妓女運動放出來。一切手續費。祇須五十塊錢。搗婦見有人肯代她保出來。自然答應的。況且錢又不是搗婦和妓院拿出來的。倘然妓女沒有現銀。便將她首飾去抵押。探海燈一得了錢。便飛奔似的去報告那個律師。馬上去運動她出來。倘然警探不答允。硬要起訴。這位律師便串出一個假見證到堂上去陳述。說昨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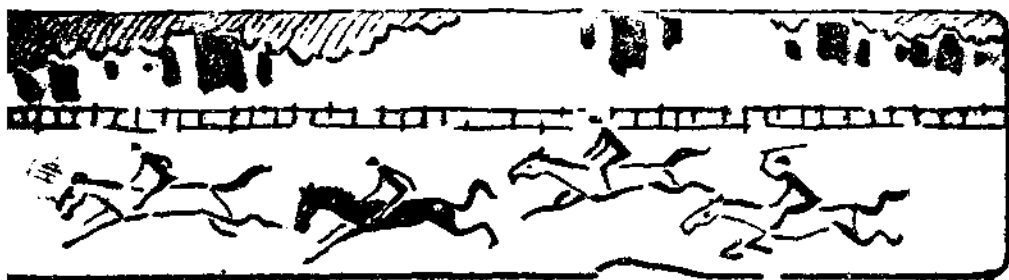


是他和那個女子在途接談的。這個女子並不是娼妓。和他是相識的。實被這個警察或是包探誤拘的。那時警察一個人。抵不過他們三隻利嘴。法官自然宣判證據不足。將那案件注消了。這位大律師爲這條計策。很可撈些銀錢。所以接了案件。仍舊依樣葫蘆抄老文章辦下去。不多幾時。這個法子。被法官看破了。因此他就失了效驗。沒有從前這樣的有求必准了。此後統計他代表一百○七樁案件中。監禁三個月二十七天的共有八十件。罰金的十八件。共計二千三百二十五元。證據不足而判撤消的。祇有九件。這位律師的西洋鏡被插穿後。營業也因此大受打擊了。紐約各禁娼團體。因爲要協助警探起見。每晚派了許多女調查員。立在妓寮門首。見有狎客入內者。便警告他狎妓的危害。倘然不依。便抄他的姓名住址。登在報上。作一個狎客一覽表。這樣



一來。妓院營業。大受影響。有的不能支持。從此關閉。有的秘密遷往他處。重振旗鼓。紐約現在創設了一個婦女護衛社。專以救濟婦女和妓寮爭鬥為宗旨。這個社裏所辦事業。共有六項(一)保護婦女墮落(二)提倡婦女道德(三)宣傳有益身心的格語(四)增進婦女經濟狀況(五)提倡有益婦女的娛樂(六)靈心的研究。這個會將來發達以後。真不啻黑暗紐約中的明燈了。

紐約的妓女。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五都患梅毒的。著者曾在一九一二年。詳細調查過每天和妓女交媾足有十五萬人。每妓每天接客的人數。自四人至五十人不等。這樣看起來。什麼不患梅毒。雖則每星期經醫生檢查一次。執有無毒的執照。然而大都欺騙狎客引他入阱罷了。患花柳病的男子。以未婚者為最多。一九一八年紐約花柳病研究會調查所得。謂一九一八年。患梅毒的男子共有





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二人。其中未婚男子。倒佔了一萬〇八百八十二人。據紐約十三家醫院報告。謂共診五千三百八十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男子。三分之一是婦人。他們的年齡。大都在十六歲至三十歲間。計十六歲至二十一歲者。男子七百九十六人。婦女三百六十九人。自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者。男子一千一百八十二人。婦女四百五十四人。自二十六歲至三十歲者。男子六百九十二人。婦女二百六十八人云。

講到患毒的職業。各界都有的。計專門家五十二人。書記三百〇七人。商家二百五十人。業游藝者一百二十人。警察偵探和軍士等一百八十六人。勞工與僕役一千一百八十一人。製造家與機械師九百三十二人。農夫和小販等六百四十五人。無職業者六十六人。幼孩十一人。學童十人。大學生十人。長此以往。紐約恐將變了個花柳病社會呢。

(未完)



過小白嶺

愛樓

天童古名。山外有萬山。拱欲參佛莊。嚴殊不易趨。奉小白嶺千丈佛地外。衝重遠上石。逕斜雲中孤塔。聳黃葉滿地。飛危亭萬木擁。策杖有詩人。後接樵夫踵。嶺巔路愈。蟲能使行人恐。一覽衆山低。夕陽滿畝隴。板輿過其間。肩者足如腫。行者失攀援。氣急胸間壅。五里下方平。回首尙驚悚。古云蜀道難。此亦須心勇。

題小白嶺上孤塔

愛樓

獨立蒼茫異衆流。孤高似爾少同儔。清風明月聯三友。近水遙山出一頭。殘照多年無客賞。綠苔千載有詩留。我如來隱與君伴。萬木陰中築小樓。

宿真濟庵

愛樓

荒庵留一宿。夢覺約三更。山旱無泉響。天空有鳥聲。寺鐘數擊盡。窗月半輪明。難學枯禪坐。吟詩刷短檠。



東新橋畔

松廬



我天天總經過這東新橋畔。我總常遇見了伊。

伊那瘦瘦的臉兒。經血也似的胭脂塗上。早把伊的本來面目遮蓋盡了。伊那烏漆漆的髮兒。洒上了些生髮油。益發現出光亮來。伊每次遇見我時。總對我現出一

東新橋畔

種微笑。我也就不知不覺的報了伊一笑。立在那裏候着。

那一天的晚上。我又經過這必由的所在。巧得很又遇見了伊。伊依舊和我輕輕一笑。我也不免報了一些笑容。

這時候電車還沒來。我便呆呆地

「你天天總在這裏經過有什麼事？」這嬌滴滴的聲浪。把我驚覺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伊在一旁問我。

我對伊微微一笑。臉上紅了一紅。也不回答伊。

「你在公司裏辦事的嗎？」伊接着問我。想逼我的答覆。

「不。」我說了這一個字。早又滿面通紅。因為我在馬路上和年輕女子說話。還是今天破題兒第一次。

「你家裏住在那裏？」伊又緊一步這樣問着。

我很不願意的答道。「西門。」這時電車來了。我就跳上電車。在車中想起適間一會事。真是又好笑又好氣。心想上海的女人。真是

無恥極了。

過了兩天。我又遇見伊了。伊這天格外打扮得姣豔了。瘦怯怯的身子。我不能把楊柳來形容伊。因為楊柳的身子。也還比伊穩重些呢。伊見了我。依舊對我嫣然一笑。我也就不得不還了伊一笑。我這一笑。可又把伊引上來了。

伊走近我身邊低低的問道。「又要回去了嗎？」我並不回答。只把頭點了點。「你可能住在外邊嗎？」伊接着

就這樣直逼的問着。

我聽了這句話。真是不知所措。心想伊莫非是妓女嗎？但是……後來整了整神。方才輕輕地答道。「不。我家裏爹媽管得很嚴。」

「二十來歲的人了。還不會住過外邊。我真不相信。」伊帶着冷笑說着。

我也並不理會。只眼瞪瞪的望着電車。「現在時候還早。何不再頑一會兒回去？」伊又帶着微笑的說着。

我把頭搖了兩搖。剛要說一個「不」字。一眼早瞧見電車來了。我就挨近電車路旁立着。伊也便嬾嬾地走了。

我上了電車。心中還不住突突的跳個不住。

再過幾天。我又在這東新橋畔遇見伊了。這天我驀地一望。真好像換了一個人了。伊那烏漆般的髮兒。已變做黃茸茸的旋毛了。戴上那副黃色眼鏡。脚上那雙皮鞋。後跟足有三寸來高。望去竟好像一

位西方美人。

我見伊這副裝束。禁不住先對伊一笑。伊更不怠慢。忙走上來想和我握手。

我嚇的住後退了兩步。脫口說道。

「今天從那兒來？」

伊對我笑了一笑說道：「從那邊跳舞回來。」

我才曉得伊也會跳舞的。當時並不回答。於是沉寂了一會。

「你在學校裏讀書嗎？」伊又搭趣的問着。

「不」我說這一個字時。臉上露出很不自在的面孔。

「你手裏拿的是什麼書？」伊又這樣輕輕地問我。

我就把書一揚道：「社會之花。」

伊說：「你也愛看小說嗎？」

我把頭點了一點。微聲道了一個是字。

伊忽然依緊我身傍對我輕輕說道：「此地法蘭西地界的棧房非常便宜。只須五角錢棧房錢。二角錢小賬……」

我聽了伊這種不倫不類的話。真是不知所措。正在無法答覆的當兒。幸虧那五路電車來解了我的厄。

我跳上電車。心想伊是怎等人。真使人有些莫名其妙。後來我把這事去問一位勞白珊先生。他笑着說：「大約是三點水

的路道罷。」但是我直到現在依舊不明白這三點水的是甚麼東西。



學校偵探案大觀

溪民

▲歡迎全國學生大偵探投稿

T君在某校中是一個有名偵探。他記憶力不及Y君。而思想較為靈妙。同學中有疑難事情。多請教他。一天兩君在某友處閒話。某友欲試其高下。便教他二人靜坐室內十秒鐘。乃出室外。數述室中事物。據T君說。他不過記得五六十件。Y君却能說出一百多件。這便是記憶力不及的地方。在下和T君相熟。酒後茶餘。承他將軼事相告。編寫出來。不分先後。不記姓氏。祇得用甲乙相代了。

(甲)T君說。一天同學中失去了一隻金錶。因為價值頗貴。來託他設法偵探。他於第二天相過許多嫌疑人的面色。便疑心到某某數人。便招呼了一位助手(其實也是同學)跟蹤這數人的形跡。果然在那天晚上兩三點鐘的時候。助手在某號室玻璃窗外。張見竊物者取出該錶。看而又看時。

帶笑容。助手便回來報告。惜乎他不小心。脚步太響。驚動了那人。等到偵探T君跑來時。只聽得牆外拍的一聲。該錶早從窗口飛到街上去了。不知落到誰人手裏。偵探因爲拿不到憑據。未便報告校長。

(乙)一天禮拜六晚上。一位甲生在房中請客。這是寄宿舍內常有的事。凡是在校的人都請了來。其中一位乙生。時時離座出外。他年紀最小。同學都欺負他的。到明天早晨。各生房內都鬧了竊案。不是失去皮袍。便是不見緞褂。T君回校。大家紛紛報告他。T君一想。請客的甲生大有嫌疑。但是他陪着客不能出外行竊。况他出身甚好。家內亦有聲名。乙生則年紀很小。似不能幹此等事。但因他吃喝時偷空出外。被T君嫌疑了。便招他到無人之處。先用好言哄他。後又加以恐嚇。乙生便吐實了。原來是甲生授意乙生行竊衣服。尙未運出校門。先在煤炭底下藏放。T君便報告了校長。還竭力替乙生開脫。叵奈校長因爲甲生勢力大。單把乙生開除了。

(丙)丙丁二生。一室相處。丙生富而丁生貧。二人却甚要好。一天。丙生失去洋八十餘元。四處找尋。然斷不疑到了生身上。旬日之後。丁生忽嫌宿舍小。換了一個房間。此事被T君知道了。便約了丙

生趁丁生外出時。到他房內搜檢一下。竟把丙生的洋錢搜得了。化去還不到二十元。丙生因與他昔日相好。並不聲張。但從此可見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了。

(丁) T君有一個好友。失掉鈔幣五十元。乘便告訴T君。T君說。此案無頭無腦。況且鈔幣最易藏匿。不能幫忙。你只好自認晦氣了。直到放假時候。T君曾借此友字典一本。當時拿去還他。在閑談的當兒。無意中將字典翻弄。不料那五十元鈔幣。竟夾在字典之中。T君忙說。你這法子真夠害人的。我借了字典去。因忙未曾用過。你倘在我屋內翻着。不是被你誣陷了麼。其友笑說。我本想不起。現在到也想起來了。於是拿出十元。請T君吃喝。酬他偵探之勞。(編者按。此事T君何勞足錄)

(戊)月底。僕人奉校長之命。分送薪金的支票給各教員。不知如何。竟送了修身教員二張。連別個教員的月俸都送給他了。等到僕人覺得。向他討還。修身教員說。那有這件事。矢口不認。一面祕密雇用一人。到銀行取錢。以為發了橫財。樂不可支。不料此人將原物帶回。因為記名支票。無本人簽名。不能照付。二人正在躊躇。T君早命送支票的僕人。候他們難以解決的當兒。撞進去。索還這張誤送的支票。修身教員很不好意思。還他支票時候。還說。那有這件事。我給你開個頑笑罷了。明天。

修身教員上課。未曾開講。學生們先說。那有這件事。給你開個頑笑罷了。一個個連下去說個不停。那教員知道門不過學生輿論。便辭職了。

(己)寄宿舍中聚賭。也是學生一樁惡習。都在息燈以後。舍監都睡了。便擇一間嚴密的房屋。秘密聚賭。聽說輸贏很大。要熟朋友介紹。方得進去。還要檢查身帶銀錢。是否充足。至少須得有十塊錢的賭本。一夜。舍監起來小遺。見有燈光。動了疑心。便出來檢查。他們一聽得舍監聲音。都息了燈。俟舍監走過。大家趁暗分散了。但是舍監因此結了怨。一天晚上。在黑暗的廊下經過。忽有一盆冷水。淋頭澆下。舍監大吃一嚇。澆水的人早逃走了。此事到底查不出是誰做的。以後T君也離校了。(編者按。這也不能算探案。)

鈍根按。此篇所述諸事。本無甚大趣味。但學校中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我希望因此引起學生偵探家的興味。大家把所辦的得意案子。紀出來寄給我。陸續披露。將來還可以彙集一部學校偵探案大觀。豈不有趣。我所以把溪民君的原題「一個校中偵探」改做「學校偵探案大觀」。

偵探 窗中怪影錄

(續)

By J. Frederic Thorne.

張碧梧譯



第四章

如今要再說地方律師艾達士辦事室中的會議了。戈蘭在室中踱來踱去。推斷在這許多證據當中。那一樣最有價值。能個當做偵查的根據。一會。艾達士問道。那個女子可有甚麼消息麼。戈蘭道。沒有。我已告訴過你。我想伊必早已遠走高飛了。艾達士道。可曉得伊的去處麼。戈蘭道。不能說是一定曉得。但據

窗中怪影錄

我的推想。伊必是向南方去的。我已經拍去電報。通知泛舸埠。起到沙地窠止。沿海岸各城的警察署。他如丹埠。芝加角。聖路易和紐約的警察署。也必都能接到我的電報。我並以為伊行踪未遠。不久必能追獲回來。祇是伊的容貌。在電報上並未叙明。艾達士道。伊祇是個平常的美女子。並無特異的形容。倘逃走已遠。不認識伊的人。不先看了伊的照片。未必能

個認出罷。戈蘭道。這話不錯。但我以為伊逃尙不遠。必在附近的城市中。艾達士道。海灣中伊不能躲藏麼。戈蘭道。你以為伊蹈海自盡麼。是的情形上雖值得如此。但我不能無疑。因為像伊這種人。縱受何等打擊。愛惜生命的心。必是始終堅強的。艾達士道。不知伊臨行時。準備了多少用度。戈蘭道。這個不曉得。不過伊臨走時。縱然帶去不少。但終非持久之計。所以我相信伊總要回來做生意的。艾達士道。做生意麼。戈蘭道。是的。因為伊的面貌和身段。都很俊美。本是個上好的模型。美術家必都熱烈盼望伊的。倘伊……艾達士不及等他說完。忙問道。倘伊甚麼。戈蘭道。倘伊果真回來做這生意。伊便可有嚴密的藏身

之所。警察們不能從間隙中望見伊了。艾達士道。正是。我也這般想。你說出間隙二字。令我也想起一個間隙來了。李來德有個姓樊的男僕。你可曾查出他的蹤跡麼。戈蘭道。慢說蹤跡。連氣味也未曾嗅着。本來他的根底。我們一無所知。祇曉得他有個表兄弟。住在華人住區以內。試問我們憑甚麼去訪拿他呢。再則華人的容貌。驟然望上去。都差仿不多。我們更無從辨認。艾達士道。他在星期三那天——便是六日——終日未回到他主人家去麼。戈蘭道。是的。他真是隻機警之鳥。必是在五日的夜間。隱身在濃厚的空氣之中去了。我想藏匿他的人。或者便是他那表兄弟。艾達士道。話雖這般說。但仍須搜尋他纔是。

戈蘭道。這個自然。我已派出六個人。前往華人住區內搜尋。倘他果是藏在那裏。終能搜他出來。艾達士道。萬一不在那裏呢。戈蘭道。那就沒法了。捉拿華人。實在是件難事。因為倘他決心要逃走。必能個苦苦深思。想出逃走的方法。再則其他的華人。平日裏縱然是他的仇敵。這時候也必肯帮他一下。所以我甯願去捉十個白種人。不願去捉一個華人。艾達士道。是的。這話不錯。這話一些不錯……你那登報的方法。我很贊成。在報紙上有意那樣說。使外人以為我們祇着力在西北方面。這正所謂聲東擊西之法啊。接着又道。這攤列滿桌的證據。簡直使我厭倦了。戈蘭道。到不是麼。凡偵探偵查案件。倘得着一個證據。

有如是黑暗中的一線光明。依據着進行。未有不全案破獲的。但現在證據太多。好似汽車前面的大燈。亮光過足。反使人睜不開眼。瞧不出甚麼了。因此我着手偵查之初。不得不先認定一點。譬如鋸木頭。最難鋸的是木節。像這支箭。我便認做是本案的節。最難解釋。而應該首先研究的。艾達士道。在這許多證據當中。這支箭最有價值麼。你可曾有研究的心得麼。戈蘭點頭道。射箭的人。我已曉得。不過……艾達士搶着問道。你說甚麼。你已曉得射箭的人麼。請問是誰呢。戈蘭道。正是弓夫。艾達士道。弓夫麼。弓夫又是誰呢。戈蘭道。弓夫便是他。除掉他更有誰呢。艾達士道。他字又何所指呢。戈蘭道。他便是李來德。

正忙着製造的那個石膏像——那個石膏造的弓夫像。放箭的人正是他。艾達士道。你未曾發瘋麼。怎會說出這種話來。誰聽見過石膏像會得射箭呢。戈蘭道。待我告訴你呀。射入李來德胸前的這支箭。實在是那個石膏造的弓夫像射的。這弓夫像便是那「傷神」中的男像。這是我昨天纔查究出來的。艾達士道。這可稱做奇異的發覺了。戈蘭。這幾天來。你究竟怎樣偵查的呢。戈蘭道。且待我慢慢的講給你聽。你給我一張紙我再畫給你瞧。更可清楚些。李來德屍身躺着的。那張大睡椅——也便是他日常的臥處——正在那弧形的玻璃牆壁的一個壁角裏。因為這牆壁是弧形。所以祇有和向南的磚牆連接之

處。可算是兩個真正的壁角。在離開這睡椅約有十五尺。斜對着室的中心的所在。便是那個高大和人一般的弓夫像。他的臉正對着睡椅。你倘站在那裏。拉弓射箭。箭必直飛到李來德的臥處。射箭的那張弓。本是一張強力的真弓。箭雖是木造。堅硬却和鉄一般。箭頭又很尖銳。和刀鋒不差上下。再看這支箭。陷入體內的深度。可知正是從距離十五尺的地方射過來的。因此我便敢說射箭的人必是那個弓夫像……艾達士搶着問道。但是一個石膏像怎麼能……戈蘭不容他說下去。接着道。你莫多問。我會說過待我慢慢的講給你聽。那個石膏弓夫像在那室中。是獨一的未曾跌碎之物。他怎能倖免于難。

我不得而知。但他的右手——便是拉弓的那隻手……艾達士道。拉弓的手……戈蘭。你真介意。請你說下去罷。我不再打斷你的話頭。決意靜心聽。你往下說了。戈蘭道。這樣很好。那石膏弓夫像的右手上。大拇指和再有兩隻手指都已斷折。那三個手指。正是用以拿箭和弓弦的。所以我敢說在手指未斷之先。必是把弓拉得滿。和人拉的一樣。等到箭離弓弦時。因弓弦的彈動。這三隻手指便斷折了。艾達士道。這番推測。你敢自信是真的麼。戈蘭道。自然敢自信。是真的。不過我們怎能填發拘票。去捉一個石膏像呢。這事倘宣揚出去。報紙上不要譏笑我們麼。艾達士道。但是我想這不過是偶然的事罷了。戈蘭

窗中怪影錄

道。我不是這樣想。你縱要稱做「偶然」也當說是「有理由的偶然」。譬如我們在孩提時代。捏成一個雪球。從手中拋出去。打在教師的高帽之上。教師倘來責問。我們自必回答他「這是偶然的」。其實正有個發動的人啊。所以我要說。弓弦所以張開。必是那個內幕中人。預先佈置妥當。等到了適宜的時候。用方法把箭射出去的。艾達士道。但是依我說。凡怪事發生。都可稱做偶然。戈蘭道。話雖不錯。但我以為這「偶然」當中。總當有個分別。纔是。這是閒話。不必多辯。再說那弓夫像的手裏。雖原有弓和箭。但弓弦所以張開。必是我所說的內幕中人的鬼計。至於這內幕中人。當然是血肉之軀。決非用石膏造成的。

他預先在暗地裏把弓弦張開。並瞄準了目標。直對着李來德……艾達士道。照你這樣說。有如是親目所親。何妨……戈蘭接着說道。何妨去捉住那內幕中人。對麼。艾達士先生。我雖是個警界中的愚夫。比不上福爾摩斯。但我很想努力做上前去。或能捉住那人。也未可知。艾達士聽他語風犀利。知道他有些動怒。連忙改口道。你莫誤會。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戈蘭也見風轉舵道。是的。我原曉得你不是這個意思。祇因我被這繁難的案情所困。不覺性情暴躁了許多。我以上的一番揣測。假定是正確。和事實相符。再假定我能捉住那人——或是婦人。但也不能算是已破獲了全案。因為當有其他的重要之點呢。諸

如貫穿李來德頭顱的鎗彈。那毒藥的小瓶。再有他的骨頭都已斷折。又將怎樣解答呢。一個人竟會身受這許多致命之傷。我固然是見所未見。不論是誰。怕也是聞所未聞呢。艾達士道。據我想來。這許多致命之傷。或者都是一人——便是凶手——下的毒手。否則怎會有許多人同時來謀害李來德呢。戈蘭道。這話固然不錯。但我委實不敢附和。我為甚麼不敢附和。請你不必追問。連我自己也不能明白。不過這樣虛想罷了。艾達士道。難道有許多人結成一黨。同時來謀害他的不成。戈蘭道。這黨字用得。不妥當。因為他們未必是聯合起來動手的。我有一種猜想——祇能當做猜想——以為害死他的人。或是兩

人。或是三人。更或是四人。不過湊巧都在那一夜動手。不期然而然的。便成爲一個小小的暗殺團了。艾達士道。照你這樣說。他們同夜動手。不過出之偶然。對麼。戈蘭道。是的。從四周的情形看來。或許是這樣。不過現在祇能當做一種理論。艾達士道。你所說的這暗殺團。和四日晚間李來德家的宴會。也許有多少關係罷。戈蘭道也。許是有的。我正在偵查着。現在已曉得那晚他家的宴會。賓客共是二十個人。半數是男客。半數是女客。他們的姓名。我却不能一一說出。因爲凡是愛惜名譽的人。決不願在這種謀殺案中。現出他們的姓名。這也是人之恆情。我自當暫守秘密。內中有十六個人。我已逐一的查問過。據他們

書中怪影錄

各人的申述。和本案似乎都無關係。不過一面之詞。也未可深信。我仍當隨時稽察。倘他們當中。有人意欲離開城中。那便有深味可尋了。艾達士道。你祇查問過十六個人麼。再有那四個人呢。戈蘭道。據我探訪所得。在這四人當中。祇有三個人。在那天夜裏一同出城。現已不知去向。那時候李來德的死耗。我們尙未曉得。所以這不能怪警署中疎忽。艾達士道。有三個人已出城去了麼。戈蘭道。正是那三個人。一個是德柔。便是我們方纔談論的那個女子。李來德製造『傷神』。正是用伊做模型的。一個是意大利人。叫做焦迪。因他本也是雕刻師。往常做李來德的副手。又給李來德做模型。那座弓夫像。便是照他的模

樣造成的。第三個人名叫岳弟。是個外國人。我並打聽出他十分豔慕德柔。幾乎要發狂了。那十六個人都是這般說。諒必可信。艾達士道。再有那第四個人呢。戈蘭道。第四個又是婦人。伊是否和本案有關。現在我尙未能斷定。所以伊的姓名。雖然在你面前。也不能夠宣布。因為伊若本無關係。我竟冒昧宣布了伊的姓名。伊的名譽上。豈不要着一污點麼。頓了一頓。又道。伊是大家出身。何等清白高貴。我們對於伊。實在不應有猜疑的心。也不應拿伊當做談話的資料。所以我斷定伊是否有關之先。必須暫時把伊除外。表示尊重伊的人格的意思。艾達士道。在這四人或三人之中。你以為那一個最是可疑呢。戈蘭道。

據我推測。以為德柔和那個意大利人最為可疑。艾達士道。意大利人不是焦迪麼。他為甚麼最是可疑呢。戈蘭道。方纔我未曾說明白。無怪你有這一問。待我再細細的講給你聽。焦迪本是李來德的副手。是個受過教育的美貌男子。現在已經失蹤了。據那十六個人告訴我。平日他和岳弟一樣。非常鍾情德柔。並猛烈的嫉妬李來德。因為伊本戀愛李來德。熱度且很高。其實李來德並不愛伊。又據那十六個人當中的婦女們說。伊們曾瞧見焦迪圓睜兩眼。惡狠狠的望住李來德。那種神情。似乎恨不得聳身上前。扼住李來德的喉嚨。又不論在甚麼時候。凡是德柔瞧着李來德。或是李來德碰着伊。焦迪便自言自語。噁

咕一陣。雖不知說些甚麼。但必無好意。我聽了他們這番話。相信都是真話。很能作為我的參考材料。艾達士道。焦迪已逃走了麼。戈蘭道。是的。並且蹤跡杳然。和德柔。那個姓樊的男僕。岳弟。再有那個婦人。一樣都是不知走往何處去了。唉。我既身居偵探長之職。現在又曉得本案中最可疑的。共有五人。——二男。二女。和一個中國人。——便該毫不費事。和探囊取物似的。把他們一一的捉來。歸案究辦纔是。但如今已忙碌了一個星期。竟然一個也未捉住。這樣庸碌無用。應該胸懸鉛質的罪牌。且不妨投海自盡。借那浩大的海水。洗滌我的羞愧呢。艾達士道。戈蘭。你何必這樣憤激。這案本來太覺離奇。破獲自然較難。

箇中怪影錄

外人定能體會到這一層。決不會苛責你的。戈蘭道。外人容或不來苛責我。但我職責所在。問心很是有愧。律師先生。我老實向你說。無論如何。我總當盡心竭力。捉住一男或一女。或二人。更或四人。否則我定向警務總監威得先生辭職。回家去做個漁夫。我雖無能捉拿殺人的凶手。但捉魚的本領。或尙不差。那時我賺進的金錢。或許比今日再豐厚些。儘可安閒過活了。艾達士道。算了罷。你莫再說了。越說越不成話了。這必是你神經過於激動的原故。你務必加意鎮攝。一面努力向前。必能把凶手捉住。送往大獄。執行死刑。那時你的聲譽何等光榮啊。戈蘭道。你說我神經過於激動。這話一些不錯。我很信服。但鎮攝也

不難。祇須酣睡一夜。便可回復了。那末我如今便回家睡覺去了。艾達士明早我再來會你。祝你夜安。艾達士道。祝你夜安。你走之後。我也得小睡一回。然後

再把這些證據研究一番。或能有甚麼新的心得。戈蘭道。願幸運臨到你身上。你倘能得到結果。我便不致發瘋了。祝你夜安。艾達士也道。祝你夜安。(未完)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出版

塵海四俠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描摹俠客 有色有聲

●報恩殺敵 大快人心

▲十大武俠奇觀

件件是驚人之事。個個有超羣之技。其人如生龍活虎。其文如驟雨狂風。

▲十大義俠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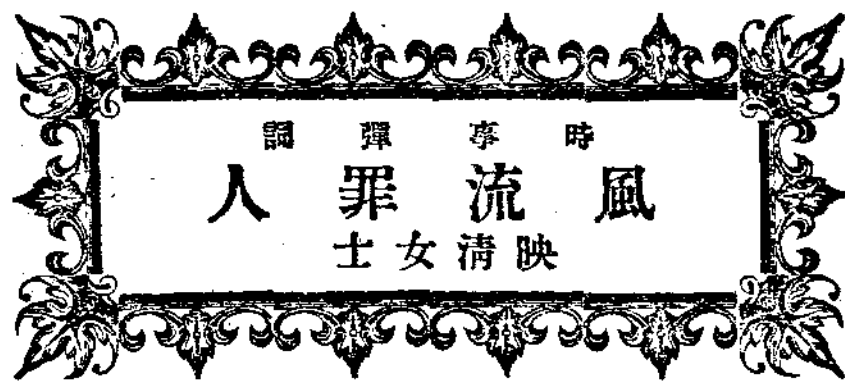
路過不平。拔刀相助。一種義俠之氣。躍然紙上。令人廢書歎服。

▲十大劍俠奇觀

劍光人影。瞬息無踪。一劍有一劍妙用。一人有一人絕技。煞是奇觀。

▲十大女俠奇觀

黑夜蟻仇。深宵搏虎。乃竟出之紅閨佳人。情節變幻。閱者更當拍案叫絕。



風流罪人

第七回

第七回 紛進忠告詞工婉轉 激書伏辯意覺躊躇

上回書中說到沈子樓接着少欽電話叫他火速前去。子樓硬着頭皮只得應允。趕緊寫一封信喚自己的車夫馬上送交董秋菴。一面忙用電話向中央汽車公司喚到一部汽車。坐上去叫他開往靜安寺路文公館。

汽機開動捷如風 子樓是 頃刻愁腸攪滿胸 此去妻
房難勸轉 忍拋愛妾各西東 法庭起訴無妨事 新制
離婚到處通 四妾三妻由我娶

可恨他這般年紀。還要醋性如此的重。法肆意與我為難。

徒然獅吼效河東

我若再一味低首下心。將來還能過日子麼。

只落得 友朋非議隣居笑 懼內名聲遠近隆 悔從前
賠罪磕頭求免事 不應該 殷勤趨奉在房中

一

哼哼。我斯時再像前日的忍耐。不放些辣手出來與他看。

將當我 子樓是個瘟生輩 日後被 珊寶知情沒面容 倒不如 今日與
他拚決裂 初無非 夫妻好夢一場空

阿唷且住。話雖如此。方才少欽打來電話。不是說他訴訟不直。願拚一命的麼。

怕只怕 離婚未就遭人命

這位內姪婿。在上海很有勢力。我是萬不及他。

他那裏 理正詞嚴肯放鬆

還待我 今到文家施小計 就說那 花三嚇走已無踪 軟言哄騙回杭去

凡百事體。祇須辦得秘密。她到底女流。那裏打聽得出。

吾就好 重築香巢貯玉容 慢說子樓車內想 仍言文府事重重

却說當時寶蓉送了古檀出去。不多一回功夫。陸乃雲也告別走了。於是寶蓉陪伴子樓夫人上樓。到他臥房中觀看。又領他一間一間的勃相。文府中一宅洋房。上下共有三十多間。趙氏等到各處游覽完畢。

仍舊回到寶蓉臥室之外一間女客位間坐定。沒有講得十幾句話。少欽公畢回來。上樓與趙氏相見。殷勤異常。寶蓉等他們寒暄已畢。就把姑母來意。詳細告訴少欽。並欲託他規勸姑丈。少欽年紀雖輕。素來不相信女色的。聽見人家討姨太太。待大婦苛刻。他往往代抱不平。故與他一淘辦事的。都識得他脾氣。此刻少欽不聽猶可。一聽子樓將趙氏毆打。由鄰居董姓前來解勸。叫趙氏往他家暫住。心中大不為然。口稱姑母息雷霆。姪婿當然作解人。董氏吾雖非熟識。諒無好意替調停。幸姑母見機來此休煩惱。容覓良圖慰不平。

趙氏泣然泣下。嗚咽說道。全仗姑爺出力。少欽將趙氏極力安慰。他尋思半晌。頓生一計。便道姑母。吾想姑丈身列市場。名譽是人生第二生命。無論何人。稍知自好者。必然看得着重。他終怕人把許多隱情。宣揚出去。雖說是一己私德。於商業無甚關係。然而究屬難免。要被人家笑話。況且姑丈年近六旬。更非一班無知無識的少年可比。姪婿現在倒有個計策在此。待我打個電話到利泰莊。告訴姑丈。請他就來。只說姑母到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等他來的時節。姑母裝做惱怒已達極點。務欲具詞起訴。好待我相機規勸。包管與姑母和好如初。

趙氏聞言心大悅。連稱妙計兩三聲。蒙姪婿。倘能勸得伊心轉。難話吾胸感激深。當下少欽樓下去。電機搖動到莊門。恰好是。子樓親把聽筒接。他自然。做賊心虛倍吃驚。

後來少欽告訴他一番。聽他答應少停。就來說聲再會。把電話搖斷。挂上聽筒。疾忙回到樓上。對趙氏說。知姑丈應許就來。但你臨時要做得像。不好被姑丈看破。反爲不美。趙氏自然答應。寶蓉在旁。暗暗好笑。少欽倒善於做作。姑丈必然墮其術中。少欽叮囑了趙氏。他自去換好衣服。到樓下會客間裏。專誠等候。只見門房裏送進來幾封信。攔在桌子上。拿來一一拆開看過。多是尋常問候的。少欽就置在一旁。再擬書架上抽本外國雜誌觀看。

早有家人通報入

沈府姑老爺來了。

少欽聞語出門迎。見一部汽車停在台階下。子樓是。曲背呼腰向內行。一個是。啓口忙呼賢姪婿。一個是。回稱姑丈步當心。

是時少欽偷看子樓面色

祇見他 愁眉雙鎖無歡態 局促渾殊舊日形 謙遜進門同坐定。家人伺
候送香茗 那少欽 侍從屏退稱姑丈 這幾天 定卜尊居福體甯 愧姪
婿 俗務紛如鮮暇晷 太無端 竟疏趨候寶莊臨 子樓微笑言彼此 至
戚何須客套論

方才我在莊上接着賢姪婿電話。

方曉內人來到府 波興醋海話紛陳 可惜這 官司半面何從斷 一時上
怎把其中曲直分 故吾今 急待趨前言表白 免被他 蜃樓海市禍移
人 少欽重復呼姑丈 請息雷霆一二分 我聞得 姑母在杭無所見 接
音書 驚聽抱恙把申臨 望夫心切拋眠食 趕赴尊庄尙未啓門 好意豈
能疑惡意 清晨覲面便生嗔

至於講到納寵一層。不是少欽亂道。姑丈本來多此一舉。難怪姑母動怒。大概娶妾的正當理由。僅有兩

種。

有一種 中年不幸逢喪耦 難遣情懷納小星 有一種 伯道無兒愁嗣續 祖宗血食恃何人

像姑丈真可說得福氣。

古檀表弟成人大 正好留心與對親 芬妹及笄還待字 東牀選擇也該應

姑丈把這許多正當事情。置在腦後。

後先緩急成顛倒 忘却了 自己春秋漸漸增

子樓聽了少欽的說話。

急得他 大動無名高十丈 所恨的 理由不足怎開聲 沒奈何 強裝笑

臉言回答

賢姪婿的話呢。固是不錯。

愚姑丈 願把衷腸說汝聽 娶妾本非吾素願

只因在花界中翻應

被幾個 友朋強勸事方成 我也知 目前件件多昂貴 說不得 居戶開

銷逐步增 利泰股東無我份

向來賺的錢支持一個門上今欲支持兩處談何容易

債台層上總愁人

少欽道。這呢原是姑丈客氣的話兒。素悉寶莊年來營業發達。加之姑丈辦事手段敏捷。經濟困難。那是
不成問題。獨有一莊。吾倒今朝替姑丈未免擔憂。子樓道。既言經濟不成問題。除他之外。還有甚麼事足
使你替我擔憂。倒要請教。少欽道。如若僅爲金錢。其貽害還小。所可慮的好色喪家。禍垂子女。事到臨頭。
雖欲悔過。恐亦無及。家嚴從前還在辦報館的時節。有個至友。姓郭號梅生。寫得一手好隸書。原藉廣東
香山。他父親名喚郭正權。前清兩榜出身。服官江西。本來是個實缺知府。上司愛其能幹。署過兩任。道。此
公官運亨通。一帆風順。從未遇着顛撲。梅生向重新學。也會到過日本。留學了四五年。回到祖國。那位正

權先生年已六旬。然而精神矍鑠。望去不過四十餘歲。夫人是娶的同鄉方宦之女。年齒相若。伉儷和睦。正權平日常以不二色自矜。一日奉命往某處公幹。寄寓旅館。隔房某客。巨商也。同伴四五人。肥馬輕裘。都非寒素。入夜必召妓侑酒。拇戰聲。絃管聲。自是非常熱鬧。某晚來一妓。誤入正權的房間。正權舉首。趁着燈光把該妓一看。覺得美艷絕倫。塵世罕有其匹。中心爲之一動。私問隨從道。這妓住居何處。喚甚名字。你可知道。大家都說不知。一人道。大人如欲叫他。只消待小人去打聽這裏茶房。他們無有不曉得的。正權點點頭。便叫這人打聽明白。到了明天午後。他悄悄的逕赴院子中尋訪該妓。兩人晤面。妓女就認識正權。是住在隔壁房裏。昨夜我出局到那邊。要緊走錯了。與他打個照面。我就退了出來。記得他房間外面。從人盡帶些官派。諒必這人終非尋常客商。因此放出手段。極力籠絡。正權把自己底細。一古兒盡情吐露。那妓女自然格外巴結。談次便討正權口氣。分明他情願跳出火坑。狠欲嫁人。苦無對意的客人。今遇郭大人。也是緣訂三生。終要郭大人高抬貴手。帶我同去。說也奇怪。一向見色不亂的郭正權。竟被這妓纏得昏了。概給身價。挈之回家。他的夫人。心雖不悅。見人已進門。鬧亦無益。不過暗裏一人傷心罷了。起初的時節。雖說正權寵愛他。尙知謹守禮法。後來正權的寵愛愈增。這位姨娘便搬嘴弄舌。撒嬌獻

婿。好好兒一戶官宦人家。被他攪得苦多樂少。到末脚嫌正權年齡太大。與僮僕幹出不端的事來。等到正權知悉。早已醜聲四佈。無法遮掩。正權氣得半死。查檢他的箱籠。貴重首飾。值錢衣服。大半已不翼而飛。梅生深怪乃翁辦事胡塗。賭氣流蕩江湖。不肯回去。雖被郭氏親族。公議把姨娘逐出。不到半年。正權患癱瘓症。鬱鬱而死。那位夫人既痛丈夫之死。又思念梅生。於是年臘月底也故世了。正權在日。所有積蓄。有的被同族取去。有的被貼身用人。明拿暗竊。後來梅生得信。曉得父母已死。邁返原籍。家產蕩然。剩些木器粗笨傢伙。連古董書畫。完全沒有的了。梅生料理葬事。十分艱窘。事畢來申。年不滿三十。兩鬢星星。面容憔悴。經家嚴荐往作幕。酒後開罪主人。賓主失歡。遽以辭職。一時想想無顏來見家嚴。折往河南。尋訪渠父執某太守。中途染疫。歿於旅舍。後經同寓客。捐資備棺。草草爲之成殮。屍骨不能還鄉。故家嚴常訓誡於子。爾輩少年。易被情網所縛。當以梅生乃翁爲鑒。姑丈高明。縱非郭氏所及。然歡樂家庭。因戀一婦人。忽變爲愁慘家庭。亦何取於此。少欽慨切相勸。舌敝唇焦。那子樓越聽越氣。想吾與你又非仇家。爲何你借着郭姓。當面將我糟蹋。要責備他。到是吊桶落在深井裏。不掙氣自己的妻子。在他家裏吵鬧。眼前只得忍耐兩個字。可作退敵之計。急忙微微一笑。對少欽道。賢姪婿勸我這番說話。我是狠佩服的。

爲了一個人使合家不快活。我也有甚趣味。

可曉得 內子今朝破曉臨 上扶梯 大聲叫喊好驚人 吾當時 夢中驚
醒將床下 他早已 勒臂擎拳打我身

看他忿怒得極。

不得已 退讓自甘攔阻住 請他坐下話分明 誰知他 身軀疾轉門門取
任所爲 遇物狂毆半在塵 小妾聞之趨別室 何時逃遁未留神 到後
米 秋蓀鄰友登樓勸 向內子 婉轉陳詞怒漸平 便赴伊家梳洗去 小
元隨母一同行

我方才心中稍定。各處尋找。詎料那小妾已不知去向的了。

可曉得 楚館秦樓無好女 習慣的 餓便垂翼飽飛揚 如今吾已心灰透
懶再尋蹤惹禍殃 祈把鄙忱來轉達 返家園意見莫參商 少欽答道能
如此 堪賀尊潭幸福長

不要語不由衷。哄騙小輩。

姑丈是 敷衍惟圖姑母轉 聽人勸 藏嬌別處異衷腸 聰明一語機關破

止不住含笑微微望夕陽

子樓滿肚皮打算。不防被少欽一言中的。

直嚇得 陣陣汗珠流浹背 忙分辯 決無私意戀紅粧 少欽再擬言諷諫

趙氏夫人到外堂 姪女寶蓉跟着走 攙扶還有小梅香 將門輕啓夫人

進 見子樓 起立抬身態度慌 座上少欽把姑母接 說聲請坐再商量

寶蓉步近稱姑丈

弄得子樓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好不慚愧。暗思這種事情。只有晚輩幹出來。請尊長到來埋怨的。現在調
了一個頭。倒要小輩出場。爲長輩調和。倘被這裏許多下人曉得。豈不是個笑話。我姑老爺還有甚面子
再好到此。勉強回答一聲寶小姐。

無限羞慚露面龐

風流罪人 第七回

大家坐定了頭重新送上四盞茶。在各人面前擺下。徐徐退到外邊去了。

趙氏夫人先啓口 他說道 姑爺小姐聽緣由 無端到府來爭吵

恐姑母十分欠禮。然而窮源竟委。責任却不是我擔的。

自應當 服禮招賠屬子樓

子樓想他一路話下去。也未必好聽的。不如讓我陪小心認些不是。騙得他回杭。再作理會。

口說夫人休發怒

這重罪案呢。

不消說 吾當承攔在眉頭 悔當初 不應隨友尋花柳 弄假成真禍水流

你本是 一片好心來望病 聞消息 怎教忿火得中留 還希原宥從前

誤 誓把癡情一筆鈎

況今那人被你黎明嚇走。直到午後。尙未邁返。大約帶了些飾物。趁此機會。另覓情人。圖他的自由幸福去了。趙氏冷笑一聲道。子樓子樓。你也年紀一把。理應享些艷福。何人有這胆量。敢來阻擋你呢。但有幾

句話。須得對你當面說明。子樓道。夫人有何吩咐。吾無不洗耳恭聽。趙氏道。夫妻到老。也終有分散的日子。不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身既嫁了一個丈夫。自當盡其天職。整齊家政。生育兒女。不敢怠荒。到了子女稍大。好好的教導他。吾進了沈氏的門。數十年來。自信尚無甚失德之處。平時對待你丈夫。終是千依百順。古檀雪芬。他們兄妹二人。小時候因怕乳母不慎。難以信託。我情願熬些辛苦。自己撫育。現在已及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的日子。我趙氏好算交代得過沈家。承情體諒。吾歡喜清靜。替身覓就。真是萬千之喜。我何必死看勿穿。定要做牛做馬。就在今日。與你分離也罷。從今以後。無論你沈姓一應大小事。體與我不相干涉。好得寶蓉小姐。小欽姑爺。都在此地。央他們爲我做個證人。諒無推却之理。大凡作事。以直捷痛快爲上。遮遮掩掩。非大丈夫所當爲。如此辦法。你終應該贊成的。

子樓聽說怎開聲 不住的 摸耳搔頭視少欽 你不解圍誰解得 詎甘袖
手作難人

再對他這位夫人。望望曉得事體尷尬。

臉顏冷與春冰等 態度夷然兩目睜

坐在夫人身旁的那個內姪女是。

春減翠眉添着皺 分明也抱不平鳴 思量再四難回答 趙氏夫人又展唇

呀子樓。究竟你的心中怎麼樣。不妨老實講出來。給人聽聽。

切莫裝聾兼作啞 呆呆坐定不開聲 是非終有言堪說 究竟胸懷是甚形

子樓道。夫人叫我說些甚麼。我對你說那人已逃遁無踪。此時懊悔不及。你又不肯相信我的說話。執定己意。想要和我離異。但是吾兩人皆非少年。這樣消息。一旦傳出去。恐怕大家沒有面子的。趙氏道。你還要甚面子。若然要了面子。也不肯去幹不正當的歹事。貽人恥笑了。少欽想如此辯論。與解決兩字。隔得太遠。不如我來替姑丈姑母講幾句話。好讓他們和好如初。

此刻少欽微起立 口稱姑母聽吾云 既經是 姑夫肯放人逃走 永斷癡
心納小星 深悔當初無主見 不應去 尋花問柳亂胡行 伏祈格外來原
諒

把離異問題。暫請准許取銷。日後如果調查出姑丈仍有同樣事故發生。則起訴法庭。尙未爲晚。到那時。

姪婿亦決不再肯置隊。進言相勸。想姑丈非等閒之輩。言出如山。當然可靠。今夕就在寒舍。待吾們共進一觴。

和了其間夫婦情

趙氏道。承姑爺美意。要勸我們和睦。自極可感。我初非好言生事。也甚願一門和藹。遂福增祥。倘然他事。適境遷。再欲欺負於我。姑爺肯擔承爲我伸訴否。少欽聞言。對子樓拱手說道。姑母所說。頗有見地。還要請問一聲姑丈。日後如有反覆。則何如。子樓道。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夫人不信。我可立誓。趙氏忙道。子樓雖則吾是個女流。指日誓天。素性不喜。你既真情實意。請姑爺借副筆硯。寫張字據給我。并懇姑爺簽名爲證。你敢答應麼。如其勉強。還是索性回絕的好。不要弄到後首。再有花樣出來。連累你內姪婿也爲着你丟臉。請仔細想定當。子樓道。吾極贊成。就請賢姪把紙墨筆硯拿來。待我寫就是了。不要害他三勿放心。少欽忍着笑。去拿一張潔白紅八行箋。一支筆。一隻墨匣。放在子樓面前。抬子上。那子樓提起筆。飽蘸了濃墨。不假思索。一揮而就。底下自己簽好了名字。便遞交少欽觀看。說道。賢姪婿。你看如此寫法對麼。少欽接了花箋。從頭至尾看過。答道甚好。他就遞交與趙氏道。請姑母看。趙氏應酬看一遍。對

少欽道。費姑爺的心。簽個字在證人上面。少欽也提筆在手。簽好字。加蓋上腰圓式的小圖章。仍將這張字據。要送給他姑母。趙氏道。姑爺府上。諒不嫌多。此一紙。就請你替我收藏了罷。省得放在身邊。或有遺落之虞。少欽拿去。套上外國信封。註明白幾行字。放在銀箱裏。重復走到外邊。子樓暗暗叫苦。尋思趙氏今日何以變得如此利害。吾既寫了筆據。還怕吾要偷取自己身邊不擺。寄放在少欽處。早知有此一着。無論如何。吾那肯輕易落筆。書此字據與他。子樓正自坐在交椅上。自怨自艾。少欽道。方才我聽姑丈說。那個姨娘。已是不別而走。並且他還取了些飾物。分明決無再來的意思。所有房間裏的東西。樓上樓下。這許多家用物件。你想帶回杭州尊府去呢。還是寄放在上海辦的時節。少一錢是不行的。可要這裏派個下人去替你看守着。現在隨處多有歹人。不得不防。子樓道。吾的車夫。晚上想仍舊叫他。去那邊暫住。少欽道。那邊女用人有沒有。子樓道。有一個了頭。少欽道。姑丈終不見得到那邊去住的了。單單車夫了頭。叫他兩人住宿。替你看守屋內物件。如何使得呢。照我看起來。了頭領來這裏陪伴姑母。僅剩車夫一人。也照顧不到的。准其我叫得福與阿方前往。這兩人在我處多年。誠實可靠。子樓至此。無奈只好答應。少欽請子樓打電話到莊。叫他車夫就到靜安寺路文公館。不得有誤。一面少欽關照得福阿方等姑

老爺車夫來。你們隨着同往姑老爺六館裏。看好門戶。裏面所有粗細大小物件。一概毋許他人進內。搬取移動。屋內有個了頭阿方。你先把他帶到這裏來。然後再去。兩個下人聽見少爺吩咐。自然滿口答應。少欽又命廚房裏備辦豐盛酒肴一席。晚上八點鐘要的分派定當。少欽便陪着子樓夫婦。隨意談天。說說笑笑。不多一歇。早見得福領了子樓的車夫進來。子樓就祇得照着少欽所說。叮囑他好好領他們兩人一同去看守門戶物件。了頭瑞香叫他跟隨阿方。來到這裏服事太太。車夫應諾着。便陪同得福阿方各自回頭了自己的主人。逕自去了。

無何皓魄漸升東 高捲疏簾納晚風 內外電燈爭吐艷 渾如白晝一般同
廚房酒菜多完備 桌椅安排片刻中 家人進 告主翁 少欽起立話從容

丈姑母姑請。

粗肴薄酒難成禮 可喜今宵聚首逢 夫婦齊聲稱攪擾 有勞多費愧心胸
寶蓉道是休嘲笑 倉猝間 未辦嘉筵算接風 賓主謙謙同入座 紛陳

水陸菜肴豐 那少欽 執壺親自斟酒 知子樓 平素時間飲量洪 兩
個家人來值席 撤着上菜獻玲瓏 夫人趙氏心深感

難得姪婿肯如此出力。帮我的忙。

善調停 八面圓融計算工 任憑着 日後子樓心反覆 好得這 親書筆
據墨痕濃 故而他 愁思拋却歡容現 陪姪婿 勉強還乾酒幾盅 飲至
半酣談話頓 子樓辭謝醉顏紅 說道吾 敝莊有事需親理

想先失陪你們了。少欽道。辰光尙早。姑丈既還有正務。不敢強留。可要用些稀飯再走。子樓回說。多吃了
菜。肚子已飽。實在不能再吃。少欽也不勉強。由用人絞上手巾。揩好面。對趙氏道。你何日回家。我便同你
一淘去好麼。趙氏道。我想明日走。寶蓉少欽都道。姑母務必在此盤桓幾天。檀弟已先回府。諒來芬妹也
不致嫌着冷靜。儘可放心。子樓道。待我明日前來看你。去與不去。再說罷。少欽送了子樓去後。回到席上。
便道。吾們大家吃飯罷。趙氏道。飯那裏再能殼吃得下。還是薄的粥。略爲吃一口。就是。於是他們三個人
應酬吃了些稀飯。就此散席。此刻派去看房子的阿方。早將瑞香領來。等在外邊。見筵席已散。進內見了

少欽報告一聲。姑老爺家裏的了頭。小人已帶在這裏。少欽就命喚他進見趙氏。趙氏自然要細細的盤問他許多事情。再說少欽關照阿方。趕緊仍到那邊去。陪伴得福。把姑老爺家裏的門戶。要當心好。阿方不敢怠慢。仍到子樓宅裏去了。這裏文少欽終是爲着自己妻子面上。極盡計謀。勸得子樓甘書伏辯。仍與大婦和好。不可謂非沈氏門中之造化。

醋海驟平波百尺 論功原屬姓文人 子樓席散回莊去 也悔行爲太不經

趙氏結褵經廿載 初無失德在家門 我如何 忍心拋撇忘天理 一旦

鍾情向別人 異日古檀如肖父 好叫我 怎能管教到他身 少欽言語渾

非謬 難信秋菴是好人 曾記憶 去歲通商銀八百 本約定 是年端節

盡歸清 到今朝 中秋將屆無消息 看起來 此款分明水底沉

吾看他娶了停琴館。開銷日益加大。東宕西欠。人言藉藉。連房租也不付出。好幾回被收房錢的辱罵。一日一日的下去。借貸有時而絕。如何得了呢。

莫非他 陽作調人陰覬覦 又要想 邀功圖借到莊門 從茲還是休親熱

免却銀錢纏葛藤

倒是珊寶終須給些款項與他。庶不負嫁我一場。想定主見。就開啓銀箱。拿一千塊錢的鈔票。檢點清楚。用紙包好。出表來一看。還沒有到十點鐘。他知道朱世祿家裏。睡覺是極晚的。急忙出了利泰莊。喚部車子。直往世祿處來看珊寶。兩人相見。子樓不說別的。便道老三。現在吾姓沈的。終算大大裏對不起你。所有平日給你的首飾衣服銀錢。你統共拿去。另外吾再贈送一千塊洋錢。隨便你回蘇州。或是住在上海。吾多不管了。花珊寶一聽。佯爲裝做不肯的樣子。說道既已嫁了你。好端端怎說叫我他去。子樓道。不瞞你說。你若再要眷戀于我。大禍不遠。平白地看你去吃官司。于心何忍。故而悄悄來前。與你說個明白。子樓忙將一千塊鈔票紙包。遞給與他。實在花珊寶那裏是甚真心。不捨得他去。但是終要有些曲折。一則爲自己留條後路。將來或遇不得意時。還可與子樓商量商量。一則亦顯得吾花三是有良心。情愿跟定你姓沈的。沒有歹意。現在見子樓意甚堅決。他便順水推船。說了許多好話。彷彿讓我出去。只要沈老爺與太太和好。我的心亦可安慰了。但望沈老爺不要忘記與我從前一番恩愛。就是我死。也深感激的。子樓問世祿。還未回來。他別了珊寶。走出弄堂。打算坐黃包車。忽然想着。我倒未問老三。不曉得他的首飾

衣物。可曾日間搬到朱家。現被少欽派了家人在那裏看守。倘說未取。就費手脚了。子樓立在弄口。想想不好。回進來敲後門。世祿家的了頭開門。見是子樓。笑問沈老爺可要進去坐。子樓道。我不進來了。叫他喚珊寶到外邊。一問曉得他都早已搬取。子樓方始放心回去。預備明朝伴趙氏夫人動身返杭。

有誰知 尊翁悔過初平浪 令子忘形又起波

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北京伶界之義舉

卿。

北京梨園。向有精忠廟會。整理一切事務。紀元以還。改稱爲正樂育化會。但其內容組織。尙不甚完備。對於救卹貧苦伶人各項問題。尤未暇籌畫。故最近北京伶界。已自動的發起梨園公益總會。大意謂「梨園同業。能以衣食自給者。固不乏人。而平日生計艱窘者。實居多數。遇有死喪棺殮。更屬乏資。近十數年以來。目覩此情。指難勝數。鄙等猥以身列同界。愴焉心傷。爰集同志。發起北京梨園公益會。就本界貧窘之家。遇有故後蕭條。無力置備棺木者。報告到會。調查得實。由會中發給棺木。俾便葬埋。現已呈請京師警廳。允准立案。茲將簡章照錄。以供衆覽。」本會取名北京梨園公益總會。專爲同業中人於身故後。貧苦無力置辦棺

木壽衣者。概歸本會籌備。二。本會設事務所一處。公推值年一人。值月十二人。每屆一年。改推一次。設會計一人。庶務一人。調查員四人。均盡義務。不支薪水。三。本會籌備成立經費。皆由發起人担任。嗣後常年經費。皆由同業人設法籌備。如有樂意捐助者。無任歡迎。惟限於同業中人。外人捐助。概不收受。緣本會欲縮小範圍。故不與外人交結。以免尾大不掉之弊。發起每人開辦費洋十元。四。本會如遇款項不給時。可隨時約集同人演義務戲。以資補助。所收戲資。全數充作本會經費。存儲銀行生息。隨時添備棺木寄放。以免臨時匆促。再有餘則置買義地。五。本會成立後。遇有同業之人病故。該家屬報告到會。由調查員前往查勘屬實。隨即發給棺木。何人經手。於事後須將共用款項若干。報告會計登記。以備查考。六。本會專為同業而設。凡非同業以及跟包人並坤角有所請求。應拒絕之。以符本旨。七。本簡章於批准後。本會成立之日始作爲有效。如有未盡事宜。隨時商定修改。八。會址設在順治門外達子營路北一號。該會現已成立。諸大名角如梅蘭芳。楊小樓。余叔岩。程艷秋。王瑤卿等。均爲該會之發起人云。



社會趣聞

●鬼崇

(奉天)

▲捉去七人

烏珠邑西十間房農民李兆桂之女年已及笄。頗守閨訓。近因天降大雪。偶感風寒。伊父毫未注意。而女病日深。一日未待醫藥。即死。伊父遂行葬埋。是晚伊母竟見伊女

返家。蓬頭垢面。大哭大喊。呼號屈死。母以為伊女復生。百般勸解。仍哭號不止。將至天明。杳無踪影。伊母始知亡魂作祟。如是者七日。而伊母亦亡。家人膽寒。招陰陽二人。畫符書咒。孰料符亦不靈。咒亦無效。作祟如故。繼而叔亡。兄亡。弟亡。

妹亡。共亡七人。伊父大懼。遣人乞本邑老爺廟道人作法。詎道人已雲遊他鄉。歸期不定。現伊父憂懼萬分。命亦危在旦夕云。

●老蚌產蛛

(吉林)

▲俄人引為奇聞

哈爾濱秦家崗八什市附近有某俄人家。道平常。祇老夫婦二人。食力度日。男年七十。婦亦六十五。詎上星期老婦忽產一子。俄人聞者莫不引為罕有之奇聞云。

●烈婦殉夫

(湖北)

▲足愧末俗

漢口馬路工程局局長馮藕耘之姪馮桂洞。今年二十二歲。住後馬路甯清里一百〇三號。不知如何。竟於一月二十日下瀉而死。其妻身懷六甲。已有八月。聞夫遽死。慟不欲生。即於次日墜樓殉夫。幸家人搶救得早。乃昇送女醫院救治。傷勢甚危。馮母見媳殉夫。慘遭跌傷。遂亦將頭部在牆壁上撞受重傷。但不若其媳之危。馮藕耘因之極爲焦灼云。

●孝子出妻（湖北）

▲屠夫大有決心

漢口郭家巷魯松記肉鋪主人魯松山。原配某氏因病逝世。又娶袁姓女爲室。袁女年極幼。酷愛時髦。且性情異常乖戾。屢與翁姑爭吵。魯迭次勸戒。袁女不惟不聽。且變本加厲。魯因惱成怒。略加武力。袁女即吊頸以嚇。翁姑無法。主張離居。魯不允。以袁女不孝翁姑罪。告訴於夏口地檢廳。請求離婚。該廳迭傳兩造質訊。以其所訴是實。准

予脫離夫妻關係矣。

●是月也女化爲

男（山東）

▲居然人上人

歷城龍山鎮東曹官莊郭姓女。年已及笄。尙未適人。忽覺私處奇癢。意其爲風濕之疾。不料如錐脫穎。垂纍幾乎盈掬。婉孌季女。居然昂藏偉男矣。其父母喜出望外。遂設筵慶賀。災歟祥歟。願好事者一研究之。

●太監離婚（北京）

▲這一條大可研究

北京西城大缸胡同已裁清室太監崇德與天津孫姓女佩蘭結婚未及百日忽提出離婚條件四端

一崇德日令女習小楷二百字儼如學究督課女不堪其嚴二崇每於大庭廣衆之處親吻摸乳禮雖摹擬西俗情實不堪其擾三崇衣服自結婚以來從未換洗藏垢納污不可嚮邇四崇滿口牙齒永不洗刷接吻之際臭不可耐按太監

娶妻已屬奇聞而結婚之後復演出各種怪事甯非奇之又奇乎

●似曾相識燕歸來

（安徽）

▲鄉婦戲場認夫

黟縣五都枯樹下李丕春有三子季曰鳳齡娶茶柯嶺某氏爲妻夫婦不睦棄而外出至今十有餘年杳無音信或傳已入梨園今其父兄均亡家中惟母及妻境况甚苦本年古築第二次演戲係新長春班該處前往看戲者多云該戲班

中正且酷肖鳳齡某氏聞之忤然心動於是親往古築臺下仔細辨認祇以事關認夫稍有不確貽人笑柄不敢冒昧將事及古築演畢城中續演某氏又隨之而往觀察既久某氏遂上前將該旦揪住責其不應棄家不歸該旦故操客音反顏若不相識謂我乃淳安人氏非爾黟縣人爾得毋發瘋乎某氏堅執不放謂認定既確爾何負心若此甯死於今日於是兩相爭辯一時觀劇者皆集其視線而觀此

趣劇。某氏言之鑿鑿。該旦終聽之。藐藐。衆人因問某氏家中尙有何人。答謂尙有七十歲老婆及小姑。

始終不認。而班中亦同聲稱該旦確係淳安人。爭持數日。尙無結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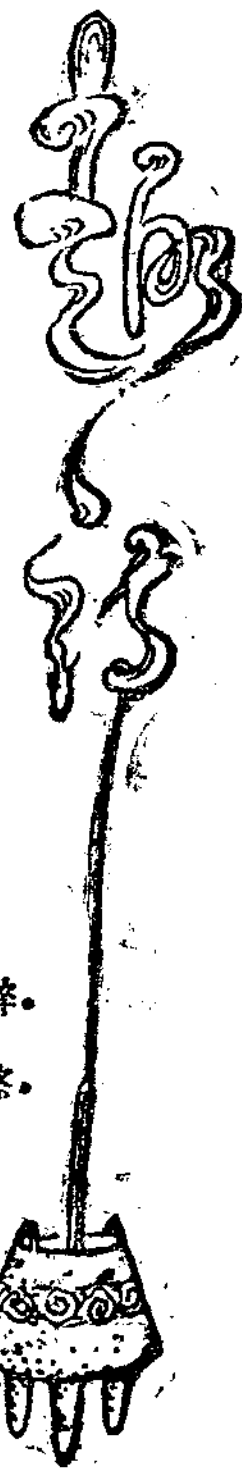
●俄人奇俗 (吉林)

▲洗禮節

於是復請其婆及小姑到場。其婆乃一瞽目之老婦。衆問爾子何名。曰名鳳齡。詢之該班中人。則該旦果名鳳齡。又問爾子有何證據。曰吾子眉間有一疤。係少時烘火被鐵火箸所傷。衆驗之果然。母又曰吾子左手腕尙有一疤。係少時騎馬被馬咬傷。衆驗之。又果然。則該旦確屬鳳齡。固無疑義。然該旦則

一月十九日。係俄人之洗禮節。是日哈埠松花江岸預會俄人。有八九千之多。其洗禮儀式。在冰上設壇。壇前掘成十字。俟江水溢出。注滿溝中。則各教堂之僧侶領率一般善男信女。手執宗教上之畫像旗幟。高唱贊美歌。齊集於十字深

溝之前。誦讀教經。迷信最深之青年男子。將衣履脫盡。立於寒冰之上。以桶滿注冰水。從頭澆下。浴畢。以馬車送歸其家。其餘僧侶人衆。仍在壇誦經。誦畢。共燃爆竹。一般信徒各以瓶罐注水。持歸煮沸而飲之。有在當場冷飲者。有以冰水洗手浴面者。亘一時之久。始行散去。當此嚴寒天氣。衣履偶一不慎。尙有感冒傷風之虞。乃以此迷信之故。冰水浴身。毀傷遺體。其愚真不可及。若果神而聽明。正直恐未必肯祐此不孝不智之人也。



醉。
愁。

●鼠喫鈔票 票主爲湘省縣令

貪囊無底豈嫌多。極索窮搜事掘羅。黠鼠如何能大膽。敢從強盜奪銅鑼。

●價值千元之小鳥
人不鳥如自古傳。靈禽聲價盍超然。應知蠢爾諸呆鳥。尸位朝堂儘值錢。

●匪婚 匪名吉星女字小鳳
小鳳勝于老鳳靈。香堆粉琢太娉婷。紅顏莫遜風流劫。運值桃花犯吉星。

●不速之客
花燭高烧綺席開。喧賓不速突如來。畫堂觸目皆丘八。賀客登時肅靜迴。

●尸變

趣詩

二

死。人。用。意。忒。稀。奇。惹。得。鄰。家。煞。費。疑。冷。氣。森。森。噓。子。弟。殊。教。涼。血。合。時。宜。

●瓜哇華女之夫荒

聞。信。望。洋。興。歎。忙。何。堪。異。地。鬧。夫。荒。此。身。願。插。雙。飛。翼。去。伴。瓜。哇。失。鳳。凰。

●典妻容易贖妻難

後夫名阿狗

欠。人。賭。債。必。須。還。強。割。鴛。儔。耐。夜。寒。嫁。狗。從。茲。隨。狗。去。典。妻。容。易。贖。妻。難。

●外孫變爲兒子

外。孫。蓄。意。爲。兒。子。直。接。排。來。女。作。妻。叔。世。原。無。人。格。在。漫。將。倫。理。復。重。提。

●孫子可烹食耶

風。魔。老。嫗。太。荒。唐。待。把。稚。孫。作。筍。湯。不。有。鄰。家。李。伯。伯。
(此句記者應鄭重聲明。按此李並非我李。

讀者儘管放心讀去) 幾。乎。小。命。見。閻。王。

●厭世自縊續聞

好。好。人。人。得。好。之。以。身。爲。殉。太。情。癡。筵。開。酒。熱。歌。酣。處。料。是。黃。壇。鬼。哭。時。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概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遵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

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千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葵青社收)

鈍根拜啓

廣告刊例

地	位	全而刊費	半面刊費
特	等	四拾元	拾六元
頭	等	叁拾元	拾二元
普	通	二十元	拾二元

版權有所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七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藜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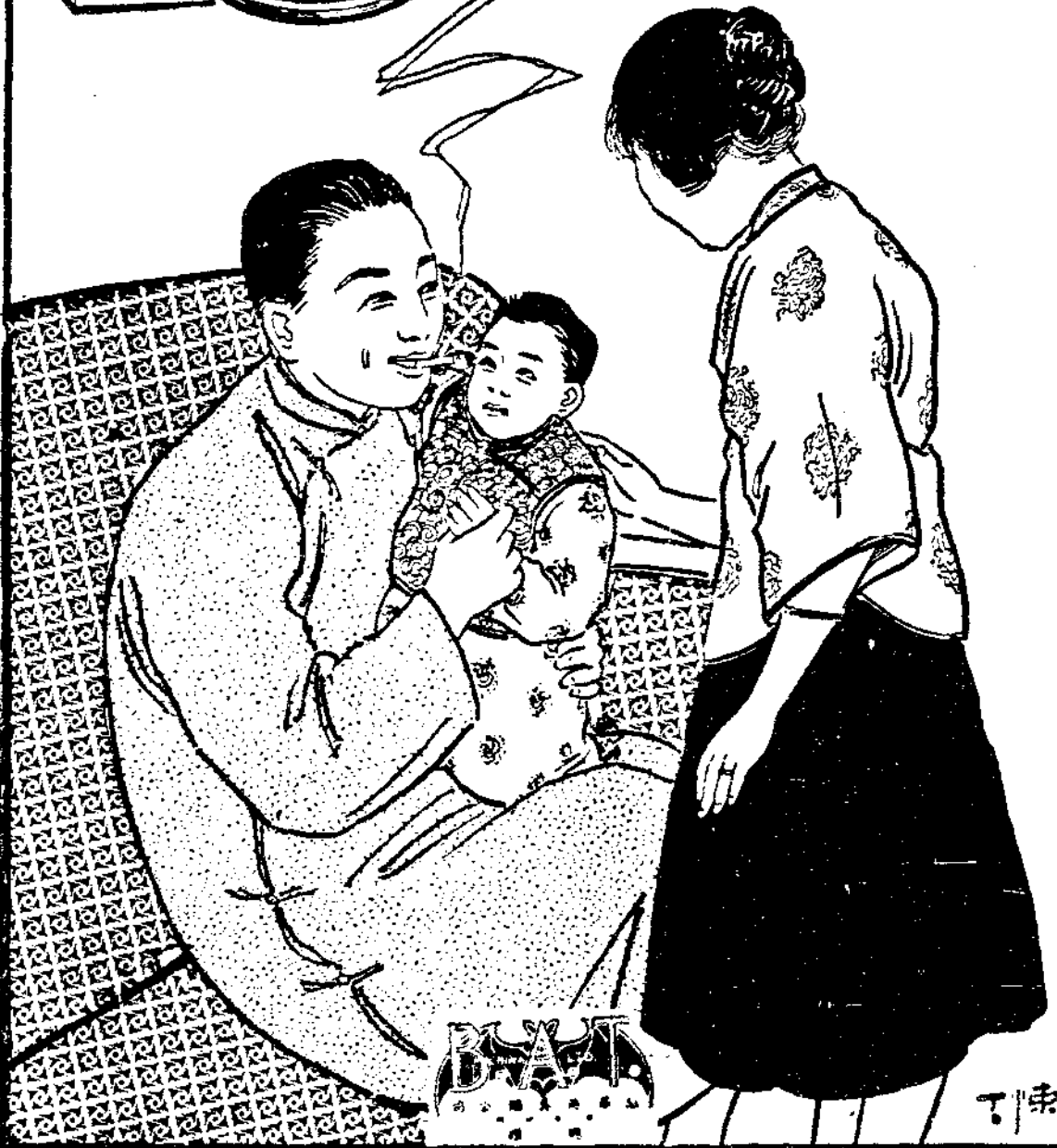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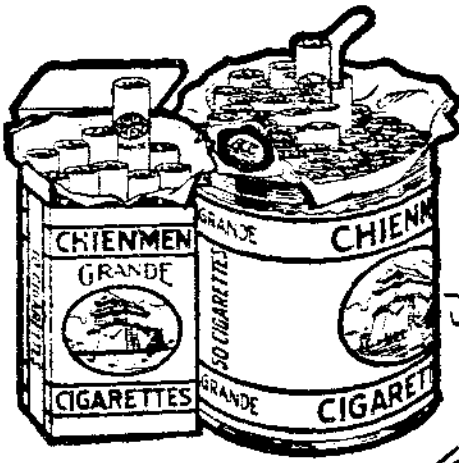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冊數	價目	特刊號
十八冊	一元六角	一角五分
全廿六冊	大洋三元八角	郵費
		國內郵費
		日本郵費
		香港澳門
		郵匯各國
		一元四角
		七角二分
		一角八分
		九分
		大洋一角
		三角六分
		三分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丁